

**【编者的话】**

“青年人”是什么？

是 1919 年 5 月 4 日罢课走上街头，呼喊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游行学生，是 1969 年 8 月 15 日在小镇伍德斯托克的一个牧场上狂欢的人群，是 2011 年“阿拉伯之春”中赶走卡扎菲和穆巴拉克的主要力量……

勇敢、坚韧、智慧、美丽、活力、青春……世人愿意将最美好的形容词都赋予“青年人”。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关于“青年人”更普遍的事实是：犬儒主义随处可见，物质至上的观念盛行，历史的包袱、生活的重压令他们过早失去年轻的朝气与活力，似乎这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还不及傍晚时分金光四射的夕阳。



本期周刊以“青年人应该怎样做青年人？”为题，选取几位“时代青年”的例子，试图为这个年代的青年人探索出一条成为“真正的青年人”的道路。

“个人史是汇入正史河流的涓涓细流。哪怕只是一个少年只言片语的钩沉，也是重建被遗忘与被毁坏的历史的一砖一瓦。”《写历史，九零后有话说》为我们讲述 16 岁少年雷宗兴从迷茫和混乱的历史之中觉醒，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整个暑假成功为自己的“汉奸”先祖平反的故事。

我们不仅可以拒绝强加在脑中的被扭曲的历史教育，也可以拒绝一种体制化的人生——因为“只是恰好热爱想象胜过现实”，普林斯顿大学的“优秀好学生”沈诞琦在坚不可摧的体制（用工资单的数额标定人的价值，用住宅的大小判别恋爱对象的优劣）面前选择了“逃走”，拒绝再接受早已被“剧透”了的生活。

尽管今天的很多青年人已经变得越来越世故，过早地丧失了好奇心和行动力，但我们欣喜地看到，还有一些青年人如此热切地渴望理解和谈论这个世界，这样的渴望促成了《激扬》报社、《涅槃周刊》、《常识》杂志以及“曾厝垵的乌托邦”的出现。这群青年人或是在杂志中激扬文字，带着理性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或是在自己创造的公共空间里读书、聊天、办沙龙。所有的一切只因他们意识到“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

在第三部分，我们关注“间隔年”这个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青年人生活之中的选项。安芯是“间隔年”圈中颇为知名的一位，她结合自己的义工旅行经历，给有意愿 “DIY 自己的间隔年套餐” 的人提出建议。

最后，我们特意选取了胡适先生和蒋梦麟先生写于五四运动一年后的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这也是 1510 周刊首次刊登年代如此久远的文章。我们相信：虽然时间已隔了将近一个世纪，但二位先生对青年学生的人生建议仍然能让今天的青年人获益匪浅。

此外，从本期开始，1510 周刊将增设一个名为“洞见”的专栏。在这个专栏中，作者将围绕当期周刊的主题，为读者打捞、精选来自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基于丰富的研究资料和理性的逻辑推断，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相信能为读者提供有益的“洞见”。此专栏由“政见”团队（http://cnpolitics.org/）供稿。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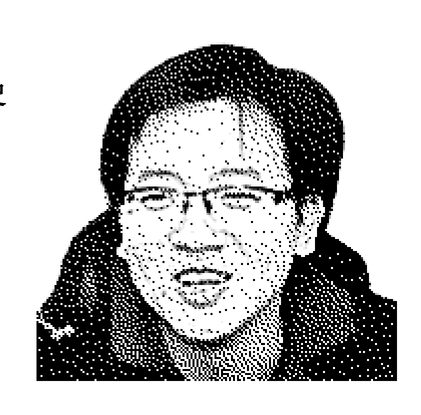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 【醒】

## 8-1 叶伟民：写历史，九零后有话说



**“借助网络，16 岁的少年雷宗兴挖掘出尘封了一甲子的历史证据，并成功为自己的‘汉奸’先祖平反。”**

历史学家托什曾说，“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个人史是汇入正史河流的涓涓细流。哪怕只是一个少年只言片语的钩沉，也是重建被遗忘与被毁坏的历史的一砖一瓦。

郭庆萍 70 年的历史认知颠覆于 2011 年 7 月末一个晨霭轻绕的早上。此时她刚度过了思想激烈跌宕的三天三夜，——16 岁的外孙雷宗兴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整个暑假向她证明，有些历史错了，例如郭家高祖郭葆琳是近代科学功臣，不是反动派。

这在时间维度上来说多少是个惊险的挽救——一个惴惴不安活在由别人界定的历史阴影下的垂暮老人，差点带着对先辈错误的怨恨走进坟墓。“愧对祖宗，也谢谢孩子。”郭庆萍感慨。

她的外孙、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雷宗兴几乎是在睡梦中接受这份赞誉的，他太累了。和历史的较量困难重重，但他天性快乐，无所畏惧，并像大多数“90 后”一样对所有新事物心怀好奇。“我喜欢探索，”他说，“只是我没有料到历史对普通人的影响也会如此深刻。”




外孙雷宗兴让郭庆萍拥有了直面自己家族史的勇气。她找出解放前的老照片提供给外孙，作为他书写家族史的资料。图中后排左二为郭葆琳。

在这位少年沉甸甸的书包里，历史或者说《历史》，是三本装帧精美的教材，里面宏大浩瀚地记录着王侯将相与国家兴衰。“像史诗和电影。但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自新世纪之初掀起的“公民写史”热潮所要致力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关注公民个体与大历史的相互交汇、分享、参与和认同，成为探索多年后一个从学界到民间的共识。

现在，这股潮流开始向中学校园蔓延。2011 年，受国内知名历史读物的发起和号召，超过 1 万名“90 后”中学生从字里行间跳离出来，成为民间历史的搜集者和记录者。雷宗兴是其中一位。





**“考试不作要求”**

教育界一直忧心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薄弱。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 1065 名 14 岁至 28 岁受访者的历史常识，回答“不知道”的竟达 78.6%。

郭庆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十足地登上从济南开往青岛的列车，窗外再风驰电掣都让她觉得漫长。“我 70 岁了，70。”她喜欢向人这样重复。

但年龄并不是她所要强调的全部，还有一份难以觉察的乡愁。她离开青岛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一草一木依然熟悉，也不乏人情往来，但当她重新站在贮水山那座孤独斑驳的小洋房前，仍难挡岁月倥偬之感。当年的金碧御宅已污秽不堪，杂草深锁，三棵从日本移植的樱花树也不知所终。

郭庆萍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她的爷爷郭葆琳是民初享誉山东的学者，位及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和山东农校校长。“小时候我就穿毛料的衣服，家里还有司机。”郭庆萍说。





借助互联网，雷宗兴一步步还原先祖的历史足迹。他找到郭葆琳曾任校长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历史照片给外祖母看。老人老泪纵横。（资料图片/图）



这在“文革”中引为灾难。1966 年，红卫兵冲进院子，攻占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家庭”。郭家成员自此四散至牛棚、劳改场或扫大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抗战前早已去世的先人郭葆琳成为每个人沉重的包袱，甚至耻于提及。纵使到了第三代孙雷宗兴出生的 1994 年，郭家老人仍对那段历史心有余悸。

雷宗兴是新世纪里成长的一代，他的轨迹几乎与中国最波诡云谲的时代同步，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交融和碰撞。他和更多身处其中的“90 后”一样，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敏锐多元的触角。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早接触新技术和互联网，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接近世界的呼吸和心跳。他们渴望与众不同，渴望受到关注，渴望推陈出新。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概念以来，“90 后”一直是当下中国一个褒贬不一又经久不衰的话题。

16 岁的雷宗兴浑身散发着阳光的气息，笑容灿烂，高兴的时候还会拍自己的额头。他拥有和青春痘一样旺盛的求知欲，他喜欢过的东西分别有：新闻、军事、评书、诗词，还有电器修理和设计各种古灵精怪的化学实验。

“大概从高中开始，”雷宗兴说，“我对自身产生了兴趣，我渴望知道一切与我相关的事情。”他和姥姥感情甚笃，时常抱着她的头听往事。从零散的叙述中，雷宗兴大致拼出郭家的历史脉络：外高祖父郭葆琳是民国官员和学者，济南青岛皆有房产，两个儿子留学日本，后开办实业，显赫一方。

这本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姥姥的一声叹息却把他弄糊涂了——“我出身不好。”“您家有房有车，还说出身不好？”雷宗兴很不解，“如果要拼爹的话，我未必比得过您。”

雷宗兴的困惑并不是偶然。在重庆，高中生“重庆苇子”也一度对革命题材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场景大为不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要穿这么古板的衣服，跳这么滑稽的舞步？”直至高二下学期，她在历史课本里找到了关于“文革”的内容，但很快，期望变成了失望——老师用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匆匆带过，原因是“考试不作要求”。

而山师附中高二学生乔俐萌，在听奶奶讲述知青往事的时候问了一个让对方语塞的问题：“不去（上山下乡）不行吗？”



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的薄弱一直是教育界忧心忡忡的话题。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 1065 名 14 岁至 28 岁的受访者的历史常识，结果回答“不知道”的竟达 78.6%。最后的统计结果是：被访青少年的历史知识平均成绩仅为 27.69 分。

“大量灌输，过分信奉教科书和教师的权威，让中国历史教育变得疲乏，缺乏个性、质疑和反省精神。”中国教育学会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亚夫说，“最终孩子在学历史，又被拒绝进入历史。”

2011 年暑假，雷宗兴觉得不能再闹笑话了，他决定研究郭葆琳——一个为家族所不屑的、为国民党做事的旧官僚和反动文人。

**说，还是不说**

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告诉女儿：“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郭庆萍觉得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我们曾吃过很多苦，我甚至不愿意再提起了。”郭庆萍说，“他是坏人。”

1937 年日本侵华前夕，时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的郭葆琳被暗杀于外出的车上，留下大笔财产。5 年后，郭庆萍出生，家道尚可。直至现在她仍清晰记得童年时期举止优雅的奶奶，轻风吹动纱帘的声音和触摸实木扶手的感觉。“生病了还能请德国医生。”

巧合的是，父亲郭宪聪 1930 年代初在青岛大学求学时与江青成为同学兼好友。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偶尔到中文系旁听。“父亲说，当时的江青多才多艺，追求进步，非常活跃。”

1933 年，江青南下上海，郭宪聪则远渡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此举在“文革”中被定为卖国，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有人劝他去找江青，郭却至死没有这样做。

郭庆萍对母亲马玉芬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动荡的 1948 年。马是国民党军官之后，曾当过演员，与上官云珠、胡蝶等影星交情颇深。那一年，国民党败局已定，马玉芬从父命撤退台湾。







在机场，母亲穿着旗袍，哭着对郭庆萍说："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脸，还会再见的。"此后，母亲再无音讯，有人问起，为摆脱通敌嫌疑，郭庆萍就说死了。

在雷宗兴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作为郭家兴家之祖的郭葆琳绝非现在口述史中的那样简单和不齿。"肯定哪里有些不对。"他说。

由于频繁的询问和活动，雷宗兴的调查惊动了最德高望重的三太公——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儿子郭宪达。他已年近九旬。他给郭庆萍打了两次电话，交代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只管学习。"而当雷宗兴企图再做说服时，他很坚决地回绝："我一无所知。"

由于父亲身份的关系，郭宪达这一生饱受压抑，荒废了才情岁月，也失去两位兄长。"文革"中，青岛万国公墓遭红卫兵冲击，坟茔大多被铲。郭宪达无法阻挡，甚至不敢去看，任凭父亲骸骨湮没于黄土。

郭庆萍不知道该如何向孙子解释老一辈的顾虑和担忧，"他们从那个时代走来，而且受伤害最深。"

说，还是不说，成了中国家庭代际交流最普遍遭遇的问题。在北京，由《看历史》杂志发起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在进行，在已收到的上万件参赛作品中，这样的碰撞随处可见。

一位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这样回应女儿的追问："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而且，女孩子对历史太敏感不是什么好事。"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大赛总策划李远江在国内进行巡回推广时发现，很多中学生在历史判断中陷入焦虑和混乱。"他们的视角习惯向前，而忽视了向后，或者简单纠结于某个题材是否敏感和能不能写。"李说，"我告诉他们，所有问题都敏感，所有问题又都不敏感。不要价值先入，只需客观记录一个人在他的时代做了些什么，就是活的、有意义的和与己相关的历史。"

"可惜，这个时代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思考。"李远江说。



**3 天，40 年**

70 岁的郭庆萍震惊于外孙的调查结果，天刚亮她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

三太公的反对让雷宗兴遇到困难，甚至一度看不到希望。他在互联网上不断变换关键词搜索，仍一无所获，仿佛郭葆琳从来不曾存在过。渺茫更刺激了斗志，这名高中生开始整夜工作，累了就蜷在姥姥的床上，然后又毫无征兆地起来伏案。

雷宗兴笃信万能的互联网，而郭庆萍却不那么看好。“以前的照片、族谱全都在抄家的时候烧了，你这敲敲打打能出来吗？”但郭庆萍毕竟心疼孙子，于是陪他熬夜，冲茶，扇扇子，没事就找找陈年杂什，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7 月 29 日晚，事情有了转机。郭庆萍从箱底找到二十多年前一份青岛洋房的法院判决书和一份郭宪聪当年的家庭成分表。细看后，雷宗兴恍然大悟，原来姥姥一直把郭葆琳的名字记错了，将“琳”误以为“霖”。

此外，家庭成分表上三行钢笔字也引起雷宗兴的兴趣。上面写着郭家父子的三条罪状：地主资本家；说工农干部是工农分子，看不起工农干部；他与他的父亲都写有土壤学著作，让日本更加对华了解，成为日本侵华原因之一。

在往事面前，郭庆萍看到了唏嘘，但雷宗兴却想到另一面：如果日本人都需要通过郭氏父子的著作来了解中国的话，那他们一定是当时享誉内外的大学者，而他们的著作很可能就散落在一些二手交易网站或个人网店上。

很快，雷宗兴有了发现。他找到了《中国养蚕学》、《山东农业概况》、《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书》、《察绥垦务调查书》等著作，作者为“郭葆琳”。他叫来郭庆萍，她如看天书般端详了半天，说：“这是我的爷爷吗？”

这些旧书打开了缺口，随后雷宗兴发掘了更多。到 7 月 30 日，他基本能确定郭葆琳的历史轮廓了：山东夏津人，留洋日本，县知事，山东农业大学校长，青岛市秘书长，宪法起草委员……尤其是一篇名为《成绩卓著的农学家郭葆琳》的人物文章，将其推崇为一个对中国农业科学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先行者。

郭庆萍彻底信服了，但更多的是不可思议。她双手合十，对着空气不停地拜："愧对祖宗啊，愧对祖宗啊。"她不敢独享这个好消息，天刚亮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一个流传了四十多年、横跨家族四代的历史谎言就这样戛然而止于那个普通的早晨。

雷宗兴在极度疲惫中沉沉睡去，但思考仍未结束。在后来完成的一篇名为《被找回的家族记忆》的文章中，他提出这样的追问：县志或传记里只对他歌功颂德，但有谁知道他后代的破落？有谁知道他是被游击队所杀，而非病故？又有谁知道，这个父亲对子孙的影响，以及他子孙的出路？

半个世纪后，郭家得以正名，但破落也难以挽回。"文革"中，郭葆琳大儿子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没钱买烟，就捡别人扔掉的烟头。四人帮倒台后，他又因和江青的同学关系被拉去交代情况，最后在冷眼中死去；二儿子郭宪敏则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关进劳改场，后因愤懑而脑溢血身亡；而郭庆萍等幸存者，则最终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唯唯诺诺，对于祖先的点滴唯恐避之不及。

"文革不但给这个家族带来灾难，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家族带来灾难，这就是国家的浩劫，这就是国家不可磨灭的伤痛，也必须是当代人不可以遗忘的记忆。"雷宗兴说。

**半个世纪后的沉默**

这批中学生所涉及的历史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

现在，全国有很多像雷宗兴一样的中学生投身到"公民写史"的浪潮中来，他们一方面受历史写作大赛的号召，另一方面则受此启发固定为一种长期的研究型学习。

在作品中，"90 后"们关注的领域广泛而细致，选材几乎涵盖近百年间中国所有的历史时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和新世纪。其中的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朝夕相处，却从未试图了解过对方的过去。

从这些孩子向亲人询问第一个故事开始，微妙的改变就在发生。“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和孩子讲这么多家长里短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听得如此认真。”一位被访老人说。而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三学生陈丽莎则惊讶地发现，她患有轻度抑郁症的外祖母在回忆往昔的时候，竟快乐地手舞足蹈。“仿佛岁月流转，我看见了她当年的激情。”

如今，郭庆萍把孙子的历史发现打印出来随身携带，无论在公园里、菜市场还是喧闹的街头，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一读再读，似乎只有这样，失而复得的历史公正才得以扎根。在一次老同事聚会上，她有些唐突但又无法控制地大声朗读了关于郭葆琳的文章，几个当年的批斗者就坐在对面，一直面无表情，保持沉默。

“我并不是想要讨回些什么，事实上，他们其中很多人还曾暗中帮过我。”郭庆萍说，“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我并不是他们当年认为的那样。”

郭庆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她联系了所有健在的郭家老人，建议重新为郭葆琳立一块碑，而且上面要刻上所有郭家后代的名字。此外，还要凑些钱把小洋楼重新修葺，一家人再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

但让郭庆萍有点失望的是，在这件事上三叔却迟迟不表态，他的沉默让晚辈无所适从。后来一个婶婶告诉她，三叔这辈子经历了太多风浪，不想再折腾了，而且“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事情”。

“会有别的办法的。”11 月 14 日晚，郭庆萍拉着雷宗兴的手说，“越是了解祖先的伟大，越是感到不安和惭愧，总不能让家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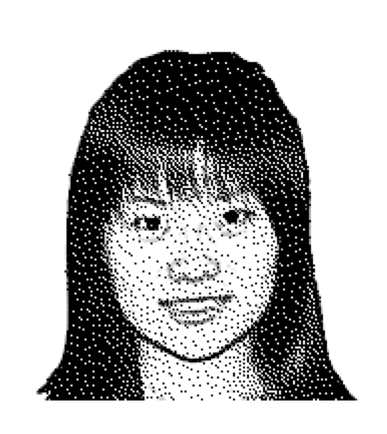
“这是我见过她最自信、最有勇气的时刻。”雷宗兴说

（叶伟民，《南方周末》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65158）






# 8-2 沈诞琦：剧透你的生活



**“我并不觉得逃走比适应体制更加英勇，我只是恰好热爱想象胜过现实。单是从体制中逃脱这一概念就浪漫得让人想入非非：再不会有一个声音在耳边精确地预报‘明年该申请商学院了’、‘两个月后你预期可以升职’。这种对生活无穷无尽的剧透只能让所有人的发迹线都以同样的曲率往后倒退，只能让所有的婚戒都用同一克拉数度量，只能把所有的住所归入同一邮编，只能把所有人埋进同一座墓场，而所有的墓碑上早已规定好了墓志铭……”**

**一、重**

进 investment banking 不难，只要读 Vault Guide to Finance Interviews，上 Mergers & Inquisitions 网站，上 Wall Street Oasis 论坛（把它当作金融界的 CUUS），面试前背两个近期的 M&A 实例。

进 sales and trading 不难，除了读 Vault Guide to Finance Interviews 和上 Wall Street Oasis 论坛外，面试前背两个冷门股票的数据和推荐原因，面试前三天开始看华尔街日报，面试当天早晨记大盘指数。

进 quant 或 quantitative trading 不难，只要读 Heard on the Street 和 A Practical Guide to Quantitative Finance Interviews，上 Wilmott 论坛。虽然大公司如 Citadel，D.E. Shaw，Jane Street 面试题几乎无重复的可能，许多小型 prop trading 公司面试题一百年不变，面试前搜索 “XX Firm Interview Question” 经常有意外惊喜。

进 management consulting 不难，只要读 Case in Point，上 Management Consulted 网站，以及 Rice University 的这个网站。



进 economic consulting 不难，除了读 Case in Point 外，只要复习计量经济学课堂笔记。

从今年一月起，我陆陆续续被金融和咨询公司面试了一百多次，拿到过几张录取通知，以上就是个人经验总结，仅对美国 Target School 在读本科生申请美国本土全职工作或实习有效。如果是 Non-Target School 的学生，主要靠校友 networking。如果是美国本科在读想申请香港的工作，主要参考应届生论坛上的面经。

我写下面试经验，无非是为了减轻这些凌乱无章的技巧在我心中的重量感。昨天回绝了最后一份金融界的录取，于是以上的这一切都不再和我有关。

**二、轻**

今年暑假在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里做销售交易部的实习生。五点起床、习惯性加班、三餐面对着六台电脑屏幕，这些都给我的夏日平添了许多无谓的重量。而我仍然想讲讲暑假里遇到的一件轻盈的小事，因为正是轻盈为我们灵巧地掀起了生活的真相。

公司每周会安排些身处高位的领导给实习生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某一周的演讲嘉宾 Blythe Masters 是销售交易部高层领导中唯一的女性，年仅四十岁，美丽、聪慧、勤奋。她在怀胎十月被推进产房的那一刻手里还捧着手机查股价，孩子降生后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想抱抱婴儿而是想查查股票，可想而知她的演讲是关于如何分秒必争努力拼搏。提问阶段我举手问她关于信用衍生品和两年前金融危机之间因果关系的看法，她反问我在哪个组实习，我报了老板的名字。然后，这个苍白瘦弱的英国女人开怀笑了，她只字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十多年前，你的老板曾是我的部下，有一晚我们在一间伦敦酒吧里玩真心话大冒险，我问他的问题是那晚他的右脚拇指上有没有戴着戒指。你回到组里能不能帮我问他一下，还记不记得那天我的问题和他的回答。”

那个周末老板请组里所有人去他在南安普敦的别墅玩，我们到的时候老板穿着沙滩裤赤着脚正在烤香肠。我低头看见他右脚拇指上果真戴着一枚严重磨损的戒指，我问他这戒指戴了几年。他说，从大学毕业那天直到现在。他去翻动滋滋作响的香肠，“你知道，这不过是大学时代人人都做过的疯狂事。大学毕业那天，我突然觉得自己轻得可以飘起来。不是体重轻，而是

心情轻。我生怕自己太轻了，于是买了枚脚趾戒指，想给心情加一点分量，把双脚扎在地上。”他的身后一双小女儿正在游泳池里嬉戏，她们从出生一个月起就上专业游泳课，每年夏天她们无所事事，只是泡在水里把身体折叠成各种违抗重力的形状。她们的好爸爸用陈旧的戒指让自己扎入大地，只是为了女儿们轻飘飘地浮在水中……

**三、轻与重**

香肠熟了，老板请我们吃并不怎么好吃的热狗。所有人坐在沙滩椅上吃热狗喝啤酒，老板的小女儿们仍旧在游泳，他似乎并不介意她们进餐不规律，反而骄傲地对属下说：“你看，整个夏天泡在水里，她们的头发都褪色了。”而后我们打了场水球，开电视看德国对阿根廷的世界杯，老板随口聊起了他的老上司 Blythe Masters，谈她的商业敏感，谈她的领袖风范。十多年前 Masters 领导的组首创了风光一时的 CDS （Credit Default Swap，信贷违约掉期），十多年后正是 CDS 触发了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尽管 CDS 市场的倾塌源自交易员的滥用，与 Masters 无关。

老板谈起 Masters 如何真诚坦率，不避讳和属下讲她的私生活。 “有一次我们组出去喝啤酒，Blythe 喝多了，她就和我们讲她的女儿，讲她和女儿多长时间没有说话，她就和我们讲她的丈夫，他们离婚全都怪她太忙，那天她讲了很多对家庭的愧疚……”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小女儿湿漉漉地跑进来求他陪她们玩，他抚摸着她们褪色的长发，“不过，这实在太古怪了！她讲了那么多伤心事，可你知道她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讲的？她讲起这些事，完全不像一个母亲、一个女人。她听上去就像一个交易员在谈论某个特别糟糕的交易日，那种一天输了几千万的日子，那种老板找你去谈话的日子，那种你做了全部努力最后还是一败涂地的日子，那种你踌躇满志结果市场走向把你吓个半死的日子。她像是个交易员一样谈论生活，分析她所有做错的步骤，最后还不忘记说，‘我今天不过手气太差。’”

即使这样的故事都没有吓倒我。我对幸福从未期望过高，甚至认为婚姻和家庭可有可无。美国金融界私生活极度公开化，可是我的童年也是在毫不尊重隐私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在那一条条毫无隔阂的办公桌前，二三十个交易员毗邻而坐，任何一秒都能从办公桌的一头传来紧迫的命令，于是我站起来，双手做成喇叭状，将可笑的紧迫感传到另一头。我目睹过女交易员

用公司电话预约妊娠检查，周围的男交易员侧耳倾听着她最后一次经期的时间，于此同时还倾听着四面八方的各种数据更新。妊娠检查的电话讲了一半，另一只电话响了，女交易员对电话里的医生说“你等等”，然后向另一通电话的客户谈最近一笔交易的细节。这种无休止的毫无情欲的凝视，这种对隐私的麻木不仁的忽略，时常让我想起在上海读初中时的集体宿舍生活。我在澡堂赤裸着身子排队等空位，毫无兴趣地打量着那些正在发育的年轻的裸体。我睡在二十人的寝室里，互相捆绑的上下铺位，夜里能感觉到任何一个室友的翻身，我的小床因此摇了好几下。我们在寝室里斜着拉起许多绳子，大家晾起潮湿的内衣内裤，顺便知道了谁刚来了例假谁的罩杯多大……即使这样的麻木都没有把我逼疯，于是大学的前三年我一直以为我理应忍受毫无隐私的投资银行，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忍受同样的生活……

暑假的一天安排公司的 CEO 向所有实习生演讲。大家向自己的组请了假，赶早到礼堂抢前排的位子，许多人破天荒带了笔记本，想记下这位英俊风趣、最受政界宠爱的金融骄子所提供的人生格言。CEO 说他不想发表一通没有目的性的谈话，他把整个演讲时间都留给提问，欢迎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一堆关于市场长期走向或者金融危机成因或者公司未来发展的问题后，一位实习生提问，“CEO 先生，你最喜欢读什么书？”CEO 眉毛扬了扬，显然觉得这个问题比之前所有问题更有趣。他告诉我们他和其他高级经理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日程表上永远都有四分之一的时间空着，他利用这些时间阅读。他喜欢所有的历史书，所有的政治书，所有的科普书，所有的金融书，他最喜欢的书是《万物简史》。然后，他顿了顿，“可是，我从来不读小说或诗歌。在这点上你们得信我，如果你们想在这一行里搞出些什么名堂，你们就别再读小说读诗了。这些虚构的东西，能教会人们什么呢？”

这些虚构的东西，能教会人们什么呢？那一刻我脑中想到的是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的演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它就是我们这一种类的目标。”我环顾四周，大家刷刷写下了 CEO 建议的书单，而我和周遭如此格格不入。演讲后我回到组里，大家都想知道 CEO 给实习生讲了什么。我谈起 CEO 对小说和诗的看法，老板当即表示他完全同意，他甚至觉得图书馆的存在完全没有必要。

那一天，我第一次确信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交易员，也不可能成为金融界的任何角色。

这也许很难说服人，也许要被大多读者看成一个在书海中幽游过久的呆子不能适应现实的典型例证，但是对想象和诗意的无条件忠诚的确是我说服自己放弃金融业和咨询业所有录取通

知的唯一理由。我想讲的并不是无视现实，逃逸入梦中，而是换个角度看问题。我曾经在做很多决定前权衡利弊，患得患失，最后却常常懊悔。可我从未因多读一本小说、多背一句诗而后悔，这纯粹美学角度的判断要比任何伦理学和价值观的判断容易得多，直接得多。我走进服装商店，别人挑了一件蓝衣服，我挑了一件红衣服，并非因为红衣服更保暖更舒适，而是因为我喜欢红色。大多数情况下，我唯一确知的事实就是我喜欢红色。

我们面对着一个巨大而且似乎坚不可摧的体制，用工资单的数额标定人的价值，用住宅的大小判别恋爱对象的优劣。在体制面前，人免不了想出各种策略应付：要小聪明挤进体制、向体制内的成员称兄道弟、努力表演吸引审判官的目光……如此种种之间，我选择了逃走。我并不觉得逃走比适应体制更加英勇，我只是恰好热爱想象胜过现实。单是从体制中逃脱这一概念就浪漫得让人想入非非：再不会有一个声音在耳边精确地预报 “明年该申请商学院了”、“两个月后你预期可以升职”。这种对生活无穷无尽的剧透只能让所有人的发迹线都以同样的曲率往后倒退，只能让所有的婚戒都用同一克拉数度量，只能把所有的住所归入同一邮编，只能把所有人埋进同一座墓场，而所有的墓碑上早已规定好了墓志铭……

昨天谢绝了最后一封录取后，我躺在床上，冥想着是究竟哪一本小说哪一首诗让我对文学产生了如此忠诚。第一个跳入脑海的不是艾略特、凯鲁亚克、赫拉巴尔或者我成年后痴迷上的任何作家，而是《雾都孤儿》、《茶花女》，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没有博尔赫斯，还有马尔克斯。没有里尔克，还有曼德尔施塔姆。可是哪句晶莹剔透的诗行都替代不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我心中漾起的第一丝乡愁，令人沉醉的哀伤。从这些小学课本里的绝句、从语文老师无心布置的并不深奥也不现代的暑假阅读作业，我汲取到的同情和爱心，要胜过所有的历史课、政治课，胜过我所有真实的经历。有时候半夜醒来，恍恍惚惚，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亦不知今夕何夕，窗外的月亮并不能让我想到任何一句奥登或者策兰或者兰波，我只是下意识默诵出李白的《静夜思》，然后明白我从何处长大，会对何处忠诚——我指的并非是疆域或政体，而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笔下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也即文化与经验交叠重影后的意象。将这些诗意与想象深埋于潜意识中是启蒙教育的全部意义。

在我们的童年，大环境的约束与欺骗并没有败坏我们审美的趣味，我们都爱黛玉多过宝钗；而今同样是来自制度的拜金热潮也不该败坏我们对生活的选择。善恶对错多么难辨，可我相信世间存在一种映射，在灵光乍现下能把所有的价值判断都转换成美学判断，能把所有的是

非题转换为简单的一句“你喜不喜欢红色？” 而对于后者，所有人都能在一秒内作答。我们永远都辨不清刘晓波该不该得诺贝尔奖，永远都辨不清两岸关系谁是谁非，就像我们永远都辨不清自己是不是适合金融适合咨询。可是我们永远都知道，喜欢这一个故事胜过另一个故事，喜欢这一句诗行胜过另一句诗行。我们永远都知道，在虚构中我们可以爱歹徒胜过圣人，因为歹徒飞檐走壁的表演比圣人的布道更让人感官愉悦。我们永远都知道，即使在那些最沉重的讲述死亡或者瘟疫或者世界末日的诗篇里，都有一只鸟，高傲的长喙，空心的羽毛，那么轻盈，扑腾着翅膀，越飞越高。

（沈诞琦，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原文链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29489235/499705419）

# 【论】

## 8-3 许知远：“激扬”编辑部的故事



**“12 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樱园旁的戈雅咖啡再次遇到到这个圆圆脸、笑容甜美的姑娘，与她的几个同学。两天前的夜晚，演讲结束时，她将几份报纸塞进我的手中：“这是我们编的报纸，想和您谈谈。”

他们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来自不远处的中国地质大学。报纸的名字充满了他们认定的青春情绪——激扬。在入睡前随手翻阅时，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有趣得多。从 14 年前进入大学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校园报纸与刊物的幼稚和软弱，它们与大学内公共生活的不断劣质化紧密相关。教育者有意让实用主义和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削弱青年的精神力量，完成非政治化的过程。历史充满了嘲讽，曾经作为主要的变革力量出现在 20 世纪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到了 21 世纪彻底退出了公共舞台，他们沦为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的一个注脚，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去卖猪肉，他们集体开网店，他们出卖青春……武汉大学内的信息公告栏说明了这种转变，在一个岔路口的公告栏上是关于“新闻小姐”与“新闻先生”的评选活动，青年人把自己塞进西装和套裙，展露着职业性的笑容，急切的要成为既有游戏规则的一部分。而在另一处公告栏上，是连成一片的补习班小广告，关于雅思、TOFEL、研究生考试，偶尔还有几张来自一家论文发表机构，它宣称只要付几千块钱，就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职业前程……

但这份报纸与众不同。它 16 开大小、12 版、一版的跨栏照片——看得出，它是对《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有《南方周末》的摹仿。也看得出，他们想摹仿不仅是形态，还有批

评精神和关怀意识。在红色的报头“激扬”上，是他们的口号——敢想、敢做、敢承担。4 月 10 日这一期的最重要的两条新闻是校园内三家并存的驾校的混乱状态和对宿舍保洁员的调查报道。“她们，是每个学生最熟悉的陌生人；她们，每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又被我们忽略。一句话，可以使她们暖心；一个决定，也可以触碰到她们的生存底线”，在新闻标题下，是这样两行的导读。评论与文化，占据了 12 个版面中的大部分篇幅，其中既有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批评，又有知名学者徐友渔、肖功秦对当下中国的反思。大部分撰稿人都来自本校，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谈论台湾的命运、邓小平时代，甚至回忆了张志新的故事，思考未必成熟，却带着一份执着。最有趣的，仍是他们对于大学现状的批评。他们抱怨校园内的官僚气息的滋生，以阿寥莎的名义回答同学的困惑，还刊登了这样一幅讽刺漫画——两个女生在看宿舍楼道的广告栏，上面写着“华仁情东方丽人医院 早孕检测 腹部黑白超”——妇产医院的广告正取代原来的公益广告……

12 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我们坐在戈雅咖啡馆的露天平台上。他们就像报纸上的文章一样，纯真、干净、富有朝气、也充满困惑。这份报纸早在 2001 年就已创刊，是一个彻底的学生行为。8 年来，它由最初的 4 版、每学期一期，发展到如今的 12 版，每月一期。老同学毕业离去，新同学到来，编辑人员一直在流动，传统却意外地保留下来，并愈见成熟。只要对此刻的中国大学稍加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坚持是多么不容易。

他们带我去地质大学的校园，指着那头雄性特征十足的公狮子笑称，这是地大的标志。地质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是，大门一长串的珠宝店，学矿石出身的人，知道如何鉴定珠宝。正是傍晚，校园中热闹非凡，运动场上挤满了青年人，到处散发着无休止的活力。

但是，他们中只有很少人知道校园中有这样一份报纸的存在。我记得这些年轻编辑们刚才的抱怨，当他们在校园里叫卖报纸时，没有太多的人响应。他们也经常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他们大多来自新闻系，在这样一所工科院校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边缘分子，而让他们兴奋不已的东西，又在校园生活中处于更边缘的位置。

真是地质大学，一条深深的隧道贯穿校园南北。《激扬》在北校区有一间办公室。在很多方面这份报纸像是个偶然。8 年前，一位不合常规的青年教师，鼓励他的学生们创办这份报纸，这位教师出国进修后，就将他的办公室留给学生们作为编辑部。比起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地质大学是一个更为边缘的大学，校方的领导大多数出身于理工科，这份报纸的言论获得了意外的宽松——它因不合常规的老师而诞生，因不被关注而获得自由。

在那间堆满旧报纸，白炽灯明亮得让人不适的办公室，我和这些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围坐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是刚刚下课后赶来的。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己是“激扬人”，说起自己最初加入报社时的紧张和兴奋，怎么去四处采访，为了节省预算，自己学会了电脑排版，当报纸印刷好后，又怎样在校园里兜售，他们甚至学会了“扫楼”，在宿舍里一个接一个宿舍的询问，征订下学期的报纸，一份 5 角钱，全年 6 期，不过 3 元。他们说起，编辑报纸后，他们聚众在草坪上，喝啤酒，歌唱，谈论社会和未来；偶尔，他们也讥笑武汉大学的糟糕的学生社团，相信自己的报纸是全武汉最好的一张学生报纸……他们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分享相似的欢乐和希望。

随着谈话的进展，他们放松下来，就开始吐露焦虑和不安，似乎相信我能够理解他们。那个来自大连的女孩子，一直眉头紧锁。编辑部大四的学长正要离校，他们一直是报纸的主力，而她才大二，很担心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不足以应付这压力。况且，他们感受到黄金期正在过去，那是两年前，报纸的影响力达到了高峰，发行量达到了 1200 份，订户也超过 300 个。

领导这份报纸的黄金期的离任主编赵岩坐在我身旁，他是个直率、大大咧咧、热情十足的北京男孩，有一种人们期待中的新闻记者的模样——正义感十足，又带一点玩世不恭。他今年毕业，明天正准备去珠海。他正在犹豫，是留在上海的一份经济报纸，还是去《珠海日报》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对他来说，社会新闻才是对年轻记者的真正考验，训练反应能力、突破能力，而经济新闻似乎很容易掉到一个狭隘的行业和公关公司的招待里。对于这所大学的新闻系的毕业生来说，能得到两个工作机会，实在是令人羡慕的事，以至于老师们已决定忽略他长期不上课的恶名，给他荣誉毕业生的头衔。如今，教育出能找到工作的学生，成为了大学主要的努力方向。

在赵岩准备开始他的新生活时，他的接班人感觉到力不从心。最令他们焦虑的不是校方偶尔的压力，每期的印刷费用，而是读者群体的缩小。他们看着自己无比珍视的东西，在别人眼






中只是可有可无。在校园的社团中，最受重视的是民乐团，还有体育社团，思想与意见只能靠边站。似乎他们小小的共同体，孤立无援，只能相互取暖……

他们带我去校园旁的“堕落街”吃饭。这个名字是对“多乐街”的戏仿，是小酒馆、服装店、卡拉 OK、旅馆、旧书铺、网吧云集的商业街，大排档的桌子铺到了路中央，烤箱上的羊肉串正滋滋作响，麻辣鱼的油腻腻的香气，小店老板的叫卖声，霓虹灯招牌的五颜六色，一切都是那么拥挤、喧闹，似乎全中国的青年都集中在此，一起挥汗如雨的吃喝、谈话、大声的叫骂，发泄自己过剩的精力……

我们钻进一家简陋的餐厅的更为简陋的包间，白墙像是几十年来从未粉刷过，薄薄的门板隔不住街道的吵闹和隔壁的酒瓶碰撞声。烤猪肘子、鸭，还有一箱最便宜的雪花啤酒，一切又像是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十年前的校园时光。倘若是咖啡馆文化奠定了近代欧洲大学的气质，那么脏兮兮的小酒馆文化则塑造了中国大学的味道，这里无序、不洁，却有着生活中少见的自由，是一个洋溢着平等精神的社交场所，可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忧心忡忡……

伴随着酒精的哲学谈话消亡了，我怀疑在这偌大的堕落街，除去这一桌的青年，还有谁关心尼采和张志新的命运。我记得隔壁包间里突然传来高声争吵，一个兴奋异常的女生说起自己曾是全县的高考第一名，她和一名男生争论起到底是谁的分数高一些，紧接着因过分兴奋而啜泣。很有可能，讨论高考的辉煌，是这些在大学中压力过大的青年最后的自我安慰与认同的法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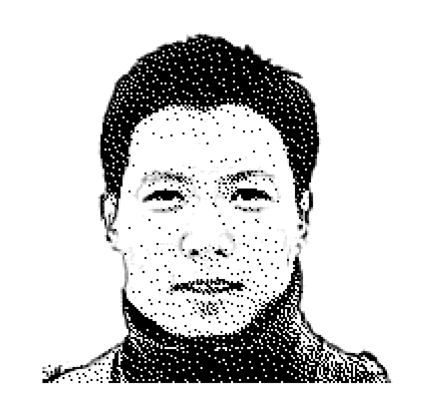
我们分手时，夜色已黑，人生依旧喧闹，赵岩准备去看一夜球赛，明天一早坐火车去珠海，而其他人要编辑 5 月份的报纸，很多人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搭进了编辑部，没时间去谈一场恋爱。

我们在街口道别，拍照留念，在一片乱糟糟的背景下，那些年轻的、带有醉意的面孔，生动、灿烂、天真……

（许知远，作家、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7062）



# 8-4 刘炎迅：涅磐周刊



**“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并把‘ 认真’当做一种讽刺的时代，我们这帮人在认真地办着一份杂志，纵使有再多地人在说着‘认真，你就输了’这样的废话，我们依旧坚信，我们没有输。”**

这或许是任何一份中国主流媒体都不能企及的杂志。

虽然在有 3000 余名学生的深圳中学，它的发行量只有 500 份，但这全部是订阅读者，他们固定地为每期杂志付费三元；另一方面，其不受任何检查制度的限制，开放、尖锐、犀，以及充满了探索与公民精神的讨论，成全了其“在这里，读懂深中”的地位，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深圳中学教学改革的历程。

它是一份深圳中学自采、自编、自己制作的学生媒体。它的名字叫：涅槃周刊。

**“我们要负责报道深中的一切”**

罗亦龙戴金丝边眼镜，很瘦，作为《涅槃周刊》的创始人，兼第一任主编，他在深中颇有些名气。那一年，他 16 岁。如今，罗亦龙已是在美国 Hampshire 学院学习电影以及东亚历史与政治的大学生，谈及创办《涅槃周刊》的最初想法，他表示：不是为了逞威风，而是想表达。

那是 2009 年 9 月。

彼时的深中，校长王铮，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铮哥”，在国内教育评论人士眼中，他是一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改革者”。在其治下，深圳中学从 2003 年 9 月起取消了班主任和班级制，实行导师制，尝试教学班和行政班脱钩，“走班制”教学。

年级制管理也被打破，实行单元制，将全校分为 7 个单元。每单元辖高一、高二及高三各一班级，设一名由老师担任的单元长，和由学生选举产生单元内阁——由单元主席、副主席，团支部书记和学代会委员组成。一些基本的校园活动都是以单元为单位进行的，如篮球赛、足球赛等，每个单元还有其代表颜色。

2004 年，深中被评为“国家新课改样板校”3 年后年，教育部官员对其评价是“抓住了课改的灵魂”。

8 单元是为准备出国读大学的学生设置，又被称为出国体系，该体系负责人江学勤老师早年曾做过记者，便扶持 8 单元的学生创办了一份《深中日报》。但在许多深中学生看来，这份贯以深中名字的报纸，要么是将 8 单元的事情推上头版头条，要么就是将江老师的活动和发言视为重要新闻，“俨然一副 8 单元机关报”。

“这不是学生想要的，我们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故事，得找个地儿说说。”罗亦龙和几位好友一合计，开始筹办自己的杂志。

当然，这也和深中的学生自治气氛相合。在解放学生能力和提倡学生自治的前提下，校内的各种学生社才层出不穷，从深中内宿委员会，到学长团，到各种兴趣社团，学生们变得健谈，敢于分享经验，并勇于谈论各自的观点和思想。

罗亦龙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们要负责报道深中的一切”，他们说。这些人后来就成为了《涅槃周刊》的主创人员。

几经讨论与变更，《涅槃周刊》最终固定设置了四大板块：聚焦、人物、文化和观点，后来又增加了灵感。

在 2011 年 9 月的周刊招新启示这样描述它们的定位——

聚焦：我们挖掘出那些藏于黑暗的背后故事，探索那些被遗忘和模糊的边缘文化。我们将目光停在校园，寻找学生所关注的焦点，走进日常的生活，道出其中的滋味。

人物：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物版突出的是“人”的平等与某些方面的特长、差异……

文化：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审慎思辨而又富有时代责任感的文化氛围。



观点：现今的中国社会由于多方面原因而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因此需要有人来表达，来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带动一辈辈中学生来关注社会，观点版因此存在。

惟独刊登学生视觉艺术作品的“灵感“版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你敢投，我们就敢登。

因为偏好《七宗罪》一句台词：“Long is the way and hard, that out of the hell leads up to light”，罗亦龙和杜卓龙（第二任副主编，现就读于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按此意思，拟出了楚辞风格的周刊定位语：“越万里之溟蒙兮，见凤之流光”，并从第二期起，正式采用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作为杂志的 LOGO。

时任周刊副主编的罗晓韵是初创时唯一年满 18 岁的学生，大家决定，由她在银行开个账户，并负责记账。《涅槃周刊》从一开始就坚持自费办刊，因为这些主创人员认为，“只有拒绝学校的资助才能保证绝对的独立”。

不只如此，杂志的账本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看，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将周刊收支账目情况刊登在杂志上，以示透明、公开、以及他们不以杂志赚钱的目的。“我们自负盈亏，刚开始父母给了我们一些支持，我们用的印刷厂是一个同学家里开的，他们给了我们很优惠的价格，而且允许我们赊账。”

到第六期，《涅槃周刊》变为收费杂志，每期三元——价格标准亦非空穴来风，而是通过两个星期的读者调查得来——但同时需要拉到两版广告，才能保持收支平衡。为了补贴杂志，孩子也开始自己动手，他们到在工作室里搭建摄影棚，通过为学生社团拍合影赚钱，一段时间，他们还开发了个创意摄影项目——给同学们拍“最后的肖像”：让你拍得开心，死得放心，活在这个星球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这杂志胆子真大”**

作为一些从未办过媒体的毛头小子，在没有任何成年人的指导下创办一本杂志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 Ian Johnson 正好到深中采访，于是，新闻小子们借机向这位 2001 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取经。Ian Johnson 建议他们：最重要的是本地化，多写校园新

闻，而对于国内的其他新闻，则要保护个人观点的独立化，试图用学生的全新视角来看待和解读。

这篇对 Ian Johnson 的专访就登在《涅槃周刊》的创刊号上，一同刊登的，还有对时任校长王铮的专访。在一个多小时访问中，《涅槃》问了诸如“招生分数下下降”、“校长为什么要离任”、“团委学生会如何改革”、“校长实名推荐制如何进行”等问题，甚至提出：校长是否考虑可以给《涅槃》一个工作室。

王铮校长的回答耐人寻味：“我们或许可以建立公共的媒体工作室。……中国跟外国的差别也就是公共空间。咖啡厅不是为了喝咖啡而存在的，它是一个公共空间。……”

深圳中学的确给了《涅槃》提供了不一般的空间。

比如，在 2010 年 2 月 24 日出版的第四期《涅槃周刊》刊登了《Google 宣布退出中国大陆》的专题报道，以学生的视角分析了这件事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的理解，反复强调“信息渴望自由”。

第六期则以《“王” 的更迭——深中的前世今生》作为封面报道，讨论离职王铮校长与继任校长王占宝的教学理念之异同，以及由此给深中带来的影响。

第十期《涅槃周刊》公然以它的竞争对手《深中日报》为封面报道，题为：是“创举”还是“宣传工具”——了解深中日报。不过，其导语颇为克制地写道：“媒体的本职就是报道事实。外间对《深中日报》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希望这个专题可以让大家更加客观地了解《深中日报》和它背后的工作团队。”

陕西某女生在体育中考中猝死，《涅槃》便讨论“谁谋杀了体育中考”。“这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已经处于它的鼎盛时期。即使，大家都知道它是替代品；即使，大家都对凶手了然于心。”它写道：“但，在我们愤怒、质疑、困惑之后，留下的，是彻底的无奈。我们无法左右。创造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它试图以各种方式挽回，如‘阳光体育’运动的施行，却殊不知，这仅是雪上加霜。使雪球越滚越大。

他们还想说说校园爱情：“白衣胜雪、心无城府，活得潇洒坦荡的年纪，遇到一份也许暧昧不明、也许清晰明了的感情，体味年少轻狂时的敢爱敢恨，是种莫大的幸福吧。”

在最新的第二十五期上，他们深入“围观”了深圳大运会，提出：大运会，是否让深圳更美好？报道不仅讨论了大运会背景下的城市面子工程，也描述了运动动员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甚至用一整版刊登了一张贴在小区里的通知，上面集中反映出官方要求市民如何配合大运会，约束自己生活的案例。

文化专栏也被认为“很生猛”，一篇《墙》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它从古代的城墙说起，谈到了如今的网络，“那时的墙，有且只有两个用处，阻挡、界定……时至今日，人们衍生出第三种用法：局限于闭锁。”

这样的报道，并没有受到来自学校的压力，杂志正常出刊，稿件未受删节，以至于很多校外学生看后，不禁惊叹：“这杂志胆子真大。”

**动荡不安的深中**

如今，《涅槃周刊》已经历了三任主编，并固定了用黑色图片作为封面的风格。编辑部保持了平均三十余人的规模。它有版权页，有卷首语，有勘误、广告、“信访办”，甚至还标明：稿件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杂志立场。

名为周刊，实则半月一期，有时一月。但他们努力保持每学期出 8 期、每学年推出 16 期的频次，年末会有一期特刊，偶而——比如愚人节——还会推出增刊。

不仅在深圳中学，他们还有数十位来自十几所外校的读者。考虑到内外有别，《涅槃》对他们收取更高的订阅费，而且还分团购价和零售价，不过，它善意地提醒订阅者，“可以通过选择邮递方式来平衡费用”。

尽管中国大部分媒体在议论所身处的制度时都会显得谨慎小心，但这份意在“凤凰涅槃，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学生媒体在报道其所处的教育体制时，却没有表现出丝毫退缩与谨慎，“独立、理性、客观、公正地记录正在动荡不安的深中，始终是我们的信条。”现任主编高久楣说。

动荡不安的深中，首当其冲，是其校内的各项改革。

第二期杂志在对校园游园会筹备的报道中，讨论了学生会的改革。由于旧时学生会庞大，下设很多部门，每个部门成员也有很多，因此造成了“人员庞大，体系臃肿”，“有些人干得少，有些人忙死”的现象。改革之后的社团活动方式，则象“有一块地皮，要公开（面向全社会）招标招人来盖楼”，每一个通过招标进来参与组织活动的人，都有足够的热情。

杂志一方面发出了支持精简学生会机构的声音，另一方面，又发出了对“学生校长助理小组”的质疑。这个小组本是在校长王铮的倡议下成立的，但后来事实上成了出国体系负责人江学勤——真正的校长助理——的助理，并导致人员严重流失，有名无实。

《涅槃》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首先是校方对“校长助理小组”的权责定位不明晰，其次是在人才选拔上的失误，第三是在具体工作过程中没有确定明确的程序和规则，导致“人治”大于“法治”，不仅使得校长助理小组工作混乱不堪，对于这个制度何去何从，也没人能给出答案。

2010 年 5 月，适值又一年中考进行时，《涅槃周刊》推出了《2010 中考招生——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专题报道，并明确指出：“新校长来了不久就告诉我们，下一届的学弟学妹的重点率要达到百分之八十，当我们思考公民素质教育和应试素质教育的优劣时，校长又告诉社会说觉得在一所重点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学校当校长对不起自己。”

学生们还讨论新校长治下班级制恢复、主修课选课制度取消以及再次高举“学术大旗”的意义，接替王铮任校长的王占宝坦言，自己很有“挫折感”。

在 2010 的年末特刊里，王占宝应邀撰文，描述作为校长在深圳中学的感受。他说，过去 8 年里，“深中的改革是建立在一个预设前提下，那就是过去的一切，都应该是被打破和被抛弃的，是应该被革命的”，“8 年的变革，那种极端、革命式的变革，是不是教育改革的唯一途径？”

他把自己形容成“深中退烧阶段的校长，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只知道，我注定是一个过渡性校长。”

“我常常想，如果过去深中的变革培养的是这样一种精神和认知，即我们的模式就是全国最好，形成的东西一点也不能被修正，那么这种变革对于深中文化中最宝贵的自由与民主就具

有深刻的破坏性……就是伪民主、伪自由。”追求自由民主，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他说，不能沦为“只是一群会投票的驴”。

最后他说，“我非常喜欢学生叫我宝哥，但我又是宝叔和宝师，我戏称为吉祥三宝，师生交往现在时髦的追求是‘广义上的平等’，但是我认为师生交往的核心价值是‘教育性’——促进学生发展，所以不应刻意追求‘称兄道弟’、‘很哥们’。”

时任主编罗亦龙亦在该期杂志上回应说，“希望您能将承诺落到实处。”

这期杂志一时间洛阳纸贵。一些老师和教育观察人士说，此文从侧面展现了深中师生的公民教育的深入。

**校园媒体日新**

不管学生们如何对现行制度表达质疑，《涅槃周刊》仍然存活。这是王占宝校长的气度，也是深圳中学的气度。

但因为学校对学业的重视程度升温，学生们明显感到课余时间受限，“原来一周一期，现在变成 3 周一次，空余时间实在太少了”。高久楣，现任《涅槃周刊》主编略带抱怨地说。

一度，《涅槃周刊》成员们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联盟，于是有了深圳高中生纸质媒体联盟，下辖 5 所高中的校园媒体，包括深圳中学的《涅槃周刊》和《新深中》、深圳外国语学校的《缪斯》、深圳高级中学的《深视野》、实验中学的《尔言》和红岭中学的《消化》杂志等。遗憾的是，这个联盟如今名存实亡。

不过在深中内部，《涅槃周刊》依旧有很多盟友。

《Visionary》是唯一一份英文杂志。顾名思义，创办者期望成为“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梦想者。”主编钟维庭和市场部负责人许欣欣都是高二女生，这本杂志的特色是，设立了一位品牌营销代言人，是位身材娇小、相貌清秀的女生。这位“明星代言人”话不多，但在代表杂志出场时，始终保持亲和的微笑。

《思想界》杂志刚刚创刊几天。傅卓蕊、程琬婷和张了然三位同学，既是杂志的三位主编，又分别司职公共关系、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

程婉婷说，杂志的英文名是“forum”，意思是“古代智者辩论的地方，公开讨论的场所”。她觉得，当今很多学生太浮躁，没有批判和讨论的精神，所以希望提供一个平台，供大家公开讨论和辩论。傅卓蕊则说，“我们的定位是新锐和思考。”

为了杂志创刊，他们从 7 月份便开始筹备。创刊号发行前，他们还印刷了 50 本样刊，送给一些读者评测。

或许是为了与《涅槃周刊》相呼应，《思想界》完全不做深中本地新闻。创刊号的封面报道是《一个政权的消亡》，配着有些波普风格的卡扎菲头像，内文则是：《哈药六“宫”，真实的荒诞》、《我看中兴“沉浮几轮”》、《论财富差距悬殊之后》等。

除此之外，深中的学生媒体还有哲学思辨杂志《苇思》、翻译类杂志《NOVA monthly》等。

但学生们最喜爱的还是《涅槃周刊》，对这份他们自认为是学生代言人的杂志，他们有着近乎宗教般的敬仰。从某种程度上说，《涅槃周刊》与被王铮校长赋予“公共空间”寓意的校园咖啡馆，已成了深中学生的两个图腾。

这或许印证《涅槃周刊》在创刊初期表述的理念：“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并把‘认真’当做一种讽刺的时代，我们这帮人在认真地办着一份杂志，纵使有再多地人在说着‘认真，你就输了’这样的废话，我们依旧坚信，我们没有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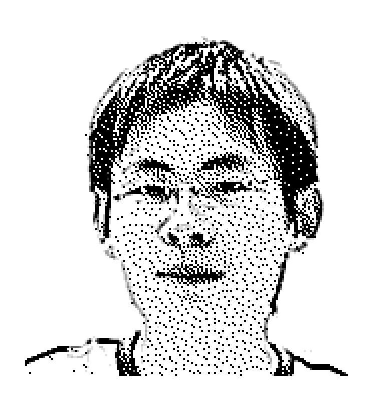
一位学生家长读过《涅槃周刊》后来信道：“读“涅槃”寥寥数笺，令处身士林的我感慨：弱冠之子，竟有这等胸怀和才气；省身自己环视周遭，科处干部也不过此。”

因言辞犀利、被学生们戏称为“真相帝”的深中语文老师王赫，看着《涅槃周刊》一点点成长起来，她评价说：“《涅槃周刊》是深中学生对公民社会的新闻自由、公民特质、平等观念、关注生活、服务社会等价值认同的集中体现。”

另一位语文教师邓海清则说：“作为老师，我很佩服这些学生。”

（刘炎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原文链接：http://liuyanxun.blshe.com/post/7684/732784）

# 8-5 杨华军：常识稀缺 所以才有《常识》



**“我们总能用常识的放大镜去点燃许多东西，让一切重燃热情，让一切更加清澈。常识，一个极为普通的词，却在一个日益畸形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起来。”**

四川大学有一本学生杂志很火，名叫《常识》。这本不隶属任何官方机构的读物，热衷于讨论学校内各种“敏感”议题。

在豆瓣上，它这样介绍自己：试刊于 2009 年 11 月，创刊 2010 年 1 月 13 号，芳龄 2 岁差 4 个月。它是一本公益时事读书刊物；一个仅供发声的平台；立足校园，胸中不怀祖国，眼光偶尔触及世界；发文，坚持“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原则；倡导用扬弃的态度来解读书本，获取新知，武装头脑；根植于思考，脱胎于批判，用独立的视角考量一切，秉持理性基准。

香港学者梁文道，在其《常识》一书中曾写到：“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觉得常识稀缺的不只有梁文道等一干知识分子。2010 年 1 月，四川大学的几名在校本科生，创办了一份名为《常识》的公益时事刊物。刊头上，赫然印着“本刊所述，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本刊之旨，实为普及我大学生之自由思考，若觉可怪，实乃当今我大学之常识匮乏也”。《常识》创刊词《向常识致敬》里说：“我们总能用常识的放大镜去点燃许多东西，让一切重燃热情，让一切更加清澈。常识，一个极为普通的词，却在一个日益畸形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起来。”

在已经出刊的 6 本杂志中，《常识》不光关注学校食堂米饭定价不定量、校内机动车辆违规行驶、校内暴力凶杀案、大学论文代理、大学生公民教育等校园问题，还专访了被舆论打成筛子的“范跑跑”、刊登了川大民间组织行思社关于“乐山尘肺病”事件的调查、讨论大学是否应该去行政化……最新一期杂志，他们又将焦点对准了校内同性恋群体。

《常识》主编“埂上插秧”（笔名）介绍，这一期的订阅量已接近 1000 份。

**常识稀缺，所以才有《常识》**

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埂上插秧表示：“按理说，谈常识的刊物应该是最没有市场的。常识嘛，大家都知道，用不着靠阅读你们的刊物去获取。但事实却是，常识稀缺，以常识作为主要内容的书作、杂志非常受欢迎。有太多的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

“我希望这个世界是好的，希望人性都是善良的，希望公平正义真的是比太阳还有光辉，希望人与人是生而平等的……这一切好的，善的，都是我所希望的。但如果它不是，我也宁愿去直面它，而不是拿表象欺骗自我。我希望我们的读者也能看到这些，去追求与期待它的改变，即使力量可能微乎其微。常识的力量就在于，发现它，然后大声宣告出来，再然后是可能的改变。”

《常识》在创刊时便声明：“本刊立足校园，胸中不怀祖国，眼光偶尔触及世界”。事实上，《常识》从校园入手，只做跟大学生相关的话题。例如川大校园内的暴力凶杀案、校园内同性恋群体等等。社会主流专业媒体做过的内容，他们不会跟风，偶尔会做一些“落地”处理。就像好多媒体已经报道过“高校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保研资格等利益而去买版面发论文”这样的事情。《常识》采访了本校几名这样做的学生，“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种事情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氛围宽松 但也要谨慎处理**

在外人看来，《常识》做的一些内容有些都挺“敏感”。而主创团队却不这么认为。绝对的禁高压线他们不会触碰。对于那些争议性较大的话题，他们要做的就是将之“脱敏”。

即使这样“脱敏”处理，很多学校囿于体制的束缚，还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将这类刊物停掉。

川大是个例外。埂上插秧对记者说：“川大的氛围十分自由。就像校训说的那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今我们只被主管学工的老师约谈过一次。谈话内容也不是要我们停刊，或者撤稿之类的。而是让我们注意拿捏分寸。我知道的校园内还有其他 4 份跟《常识》类似的刊物，目前比较活跃的还有 2 家，停办的 2 家也都是因为内部原因，没有一家是迫于学校压力停刊的。”

埂上插秧还说，如果有一天《常识》真的感觉到校方施加的压力，那么可以预见，是更高层的权力在起作用。到那时，《常识》没有能力反抗。

因此《常识》对一些选题也是有顾虑的。他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最近云南某学校曝出的女生陪酒可免水电费事件，《常识》想与之相对应地、做一个成都地区高校被包养女生的调查。但试了一下觉得水太深了，就没做。还有一次，《常识》做关于校园内网评员（俗称“五毛”）的调查，最后是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不是完全凭空捏造，而是有事实基础的。”

《常识》觉得有风险的选题，会找与他们关系很好的律师寻求处理建议。此外，也有一些老师、记者朋友帮《常识》“把关”。“壮烈牺牲并不好玩，活着干自己的事才有意思。”

这样一份校园刊物得到了好多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一些老师免费给《常识》供稿，还有的老师给我们捐了数千元的活动经费，身边的同学捐来了大量的旧书。

**事实为王，理性批判**

《常识》版权页的征稿启事中，有这样一句话：“犬儒、歌功颂德类免投，欢迎理性批判，嬉笑怒骂。”而且每一期《常识》中，批判性的内容分量很重。

埂上插秧解释说：“我们批判性的内容是不少，但都是基于理性批判。每一期《常识》版权页的《声明》说得很清楚：本刊根植于思考，脱胎于批判，用独立的视角考量一切，秉持理性基准。办刊之初，评论占据了很大比重。评论都是个人观点，可能主观色彩就比较浓。近几期，我们更强调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表明我们的立场。因此，评论不断被弱化，访谈类、调查类的东西越来越多。”

当记者询问，现在的《常识》是否足够理性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我们会尽力去追求理性。"

**希望杂志独立**

《常识》近期还宣传说，要给作者提供稿酬。"虽然这个想法尚在筹划之中，短期内不易实现，但是必须要做。因为稿酬是高质量稿件的保证。"

现在，《常识》的经费主要来自一些同学和老师的捐助。他们大多以捐赠图书为主，《常识》的成员在学校内摆摊出售这些旧书，累计卖了 1000 多块钱。也有部分老师直接给《常识》捐现金，少则几百，多则上千。

近期《常识》也应读者要求推出了印刷版的杂志。由于印刷数量较少，成本价很高，《常识》都是低于印刷成本价给需要的同学的。"近期我们正在考虑接纳一些赞助，作为经费以及稿酬。《常识》是公益时事刊物，我们不会靠它去赚钱。"梗上插秧说。"接纳赞助主要为了经济独立。只有经济独立，内容才能独立。况且一直靠别人的捐助生存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靠自己。"

**谈理想：也就骗骗自己**

理想主义，是大学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用这个词来形容《常识》，再合适不过了。

埂上插秧给记者讲一个故事。一份名为《景深》的校园刊物，他们卖掉导师捐给他们充作经费的 200 余本藏书，东拼西凑弄足印刷费。一经印出，即拿到校内广场贩卖，寻求支持。一天下来，围观与购买者寥寥无几。一天毕，他们主编，梗上插秧的朋友刺猬在博客上发文，慨叹自我的无力，才入大学不到一载的他，显然在内心受到挫折，他在文中回答路过杂志摊位一同学提出的问题——你们做这个，如此艰难，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一个反问：如果我说是为了一份新闻理想，你信吗？

“我信他。但我非常不想再拿这个被我们这帮人弄得像精神鸦片一样的——‘理想’这东西来搪塞大家。拿他来骗骗自己还可以，拿去骗别人，咱不干这无良的事。”

可是，他也实在想不出一个类似这样的万金油词语，一说出来，能让他们在任何绝境中瞬间如打了鸡血般重新信心满，容光焕发。

“我想不出。”梗上插秧再次强调。

即将走出校园的他，对于将来的打算是“带着理想啃面包”。“这个听起来像是玄幻，想要得到一些，总得丢掉一些，不能什么都想要，也要不了。面包除了可以塞肚子，照顾家人外，还有一大功能，便是蚕食我们的理想年轻的时候我们谈理想，生活的压力来了，还得要面包，这是尴尬，那就让他尴尬去吧，这些我们本来就无能为力，保持自己最基本的良心和底线就好。”

**《常识》中的“常识”**

不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当前，“左”与“右”最终会含混不清，因为本质上，它们都在同一个圆圈上方向相反地奔驰着，碰撞得头破血流却又殊途同归。

——《哪里有理想，哪里就有思考》

我们害怕革命，害怕任何以革命的名义做出的牺牲。我们害怕它设立的超人的目标，它提出的绝对要求，还有它非人道的不宽容态度。

——《嗨，乌托邦》

于他们，我们不只是打酱油的路人，不只是故事各个版本的创造者和转述者，不只是新闻报道里表示情绪稳定的师生。因而，在悼念逝者、奉上献花和烛光之后，新的不幸却接踵而来，我们有什么资格以为自己是缅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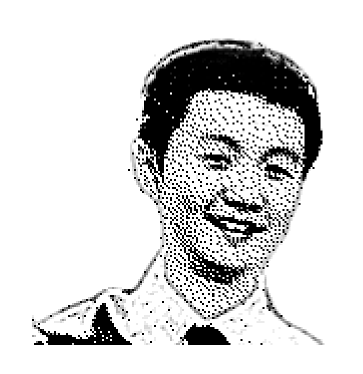
——《愿我阳光》




（杨华军，《云南信息报》记者。原文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66204）

# 8-6 方可成：曾厝垵的乌托邦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幸福！”**



一

坐 20 路公交车到终点站，下车就能看见厦大学生公寓。不过，这里与厦门大学有关的也仅仅是几栋公寓楼而已，要去校本部上课，得花十几分钟时间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

隧道的那头，是被称为中国最美大学的厦大；隧道的这头，则是一个叫“曾厝垵”的村子。“垵”是闽南语，多用于村名。学生公寓的建设给曾厝垵的村民带来了财源，但村子还是村子，建筑依然低矮、杂乱。

在村口，我见到了夭夭姑娘。一天前，她和她的同学带着我和我的同事在厦大逛了一圈，那是我们初次相识。在海边的胡里山炮台，她问我：能不能来参加一个沙龙，与同学们交流一下？

我说，当然可以，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大家围坐一圈聊天最好了，不要弄成讲座的样子。夭夭姑娘说，他们的沙龙正是这样的形式。

于是，我便在第二天下午来到了曾厝垵。我以为沙龙的举办地点会是一间教室，或是咖啡馆，但实际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夭夭姑娘带我走进一条小巷，爬上一截狭窄的楼梯，穿过一间台球厅和一家桌游店，便来到了他们的据点——一个约摸三十平米的房间。

屋里没有空调，没有饮水机，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除了椅子和书报，以及一面镜子墙。

对于沙龙来说，这样的房间也就够了。在这个 11 月初的下午，大约二十个年轻人围坐一圈，谈论我为沙龙定下的主题：理解和谈论这个世界。

二

我原本担心，自己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沙龙嘉宾，因为夭夭姑娘告诉我：他们举办的活动叫“公益伙伴”。这个名字听上去似乎更侧重于 NGO。而我，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比较关注 NGO 的媒体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群年轻人在做的与其说是“公益”与“NGO”，不如说是一个提倡自由、开放、分享的公共空间，一种对精神交流、诗意生活的探索。用他们的话说，“公益伙伴”只是他们使用的一个“壳”。“公益”和“NGO”固然是大家交流的重点之一，但在这个“壳”里面，有着更为宽广的目标。

最初，这群人因 TED 而相识，并逐渐形成一个圈子——大家有着类似的理念，有着相同的期待，推崇沙龙文化，渴望公共空间，亦对失落已久的大学精神有着本能的向往。

他们本可以在厦大注册学生社团，然后按照规矩申请借用学校的教室举办活动，但他们没有。他们从村民手中租下了这间不大的房子，在这里分享、交流。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可能性。每个周末，这里都有丰富的活动。我的沙龙本准备安排在晚上，结果发现当晚已经请了另外的嘉宾，才不得不更改了时间。

我在心里暗暗佩服：在我之前去过的所有学校中，似乎都没有见过这样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一群人。

三

“你今天看到的，是我们的‘陪都’。”

沙龙结束后，我们在附近的小饭馆里吃特色的“同安封肉”。席间，他们这样告诉我。

原来，曾厝垵并非这个乌托邦的起点，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转站而已。

如果早几个月来，我将可能见证他们的“公共空间 1.0”——位于厦大校内的“国光三号楼”。那栋 1950 年代初修建的小楼虽然有些破旧，但对于构建一个属于厦大学生的公共空间来说，却是再合适不过的地方。他们从老师手中转租下了一套房子，重新粉刷、布置，在里面畅快地读书、聊天，甚至接纳沙发客的入住；房前还有一个小小的院落，他们在里面种上了各种植物，更可在月下小酌，不亦乐乎。

于是，“国光”成了沙龙的据点，更成为三五好友常相聚的地方。它离图书馆、宿舍都不远，这群年轻人经常在“国光”读书、畅谈至深夜，再在月光下漫步于校园中——实在是令人艳羡不已的生活方式。

“‘国光’的那套房原是厦大第四任校长汪德耀先生的居所。”他们告诉我，汪先生也是一位传奇的人物，五四时正值高中便与同学组织学生自治联盟参与罢·课，并作为仅有的两名中学生代表之一在北大红楼和北洋军警谈判。这段历史让今天的学生们愈发相信：“国光”便是他们在厦大要寻觅的根系。

遗憾的是，几个月之后，这套房子便被校方强制收回了，于是便有了位于曾厝垵村口的“陪都”。

晚饭后，我请他们带我去看一看“国光”。我们一起穿过那条连接着曾厝垵和校本部的长长隧道，隧道的墙壁上画满了学生们自己的涂鸦，有的是毕业纪念，有的是爱情表白，还有的是环保宣传。

在隧道中间灯光最暗的那一段，我见到了他们喷涂的两行字——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一定要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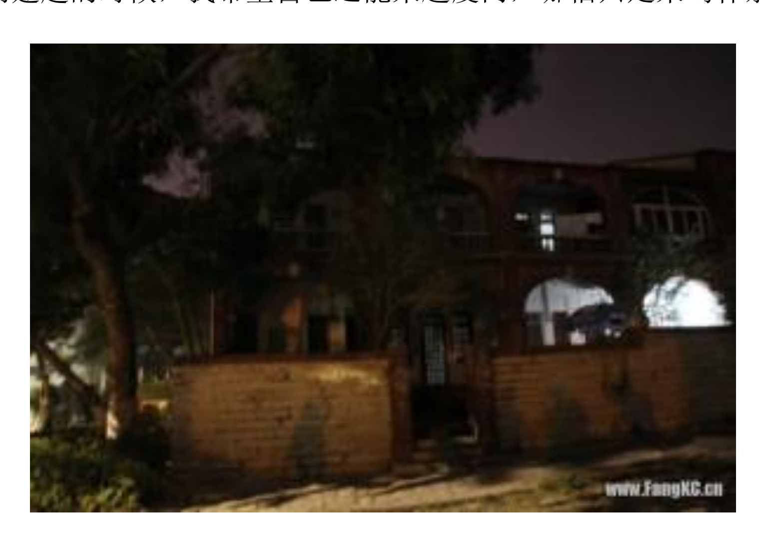

“前面一句话我很欣赏，”我说，“可是后面一句话是不是太小清新了呢？”

“我们觉得，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还是要幸福。”这是他们给我的答案。

我们在黑夜中看了看“国光”的模样便离开了，他们还要赶回曾厝垵开会，讨论正在筹措的“公共空间 3.0”。那将是一个比“陪都”的条件好得多的地方，虽然离校本部有一站的距离，但却是一套独门独户的老宅，有一走道、一厅、一房、一卫、一厨、一阁楼，还有一“超赞的长长斜顶屋顶”。更幸运的是，房东听说几位年轻人的来意后，爽快地将房租降了几百块钱。

于是，一个新的乌托邦所在地正逐渐从理想走进现实。在“公共空间 3.0”里，将有各种藏书、沙龙、读书会、影展、茶话、沙发客。他们希望借此营造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实现“文艺复兴”的梦想。

到新的公共空间建起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还能来趟厦门，哪怕只是来喝杯茶、看看书。




▲夜色下的国光

（方可成，《南方周末》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fangkc.cn/2011/11/utopia-in-zengcuo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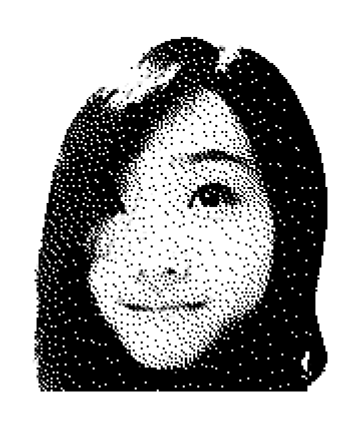




# 【行】

## 8-7 安芯：毕业间隔年

**“大学毕业之际，大拇指若代表出国留学深造，食指代表自食其力，工作独立，中指最长，代表国内考研，路漫漫其修远兮，无名指或代表自主创业，默默无闻。那么，小拇指，短小且少有人问津，但它同样也是一条路，少有人走的一条路，它是间隔年，也是我的义工旅行。”**



“您好，您已经被招募为 TED*1KG 四川震后乡村演讲会的主持人志愿者。”2010 年 11 月，当我刚踏入似闲非闲的大四上学期，整天泡在《南方周末》新闻总部实习时，机缘巧合地邂逅了自己间隔年套餐国内的第一部分，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多背一公斤和 TEDtoChina 组织牵头，五名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讲者，以“创造”为主题，先后走访了四川震后的五所乡村小学，吃住在农家。

在南方，大家对间隔年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仿佛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大学生跃跃欲试。在北方，间隔年相对还处于萌芽状态，含苞待放。国外的间隔年多是完整的一年。但切合中国实际情况，如高考制度，应届毕业生身份等，我把这个概念拓展为“间隔年套餐”。即分时段分地点，寒暑假+课余时间，可徒步旅行可国际义工也可在当地的公益组织做事情。形变质不变，同样也可以达到开阔视野，和不同背景的人交流沟通，在接触“生老病死残”里换心。

豆瓣间隔年小站，间隔年论坛是目前国内相对比较全面的间隔年资讯网站，包括义工/志愿者，打工/工作，行者故事，旅行专栏，间隔指南，旅行掠影等栏目。为了更好地推广义工旅行的概念，我在间隔年小站上开了自己专栏，通过文字记录分享自己的义工经历。

欧美国家中学生的间隔年相对较为成熟，不乏专门的间隔年公司打包为学生设计各种间隔年项目。最直接的，就是 Go Abroad.Com，Bestgapyear.co.uk，Realgap.co.uk 三个综合性的资讯网站，按照国家，项目时间，义工工作种类分类，提供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义工套餐项目，但收费相对较高。特别地，BUNAC 组织作为中间桥梁，为学生提供了在澳大利亚、新西



兰、加拿大和美国工作的资讯，在美国夏令营的计划，以及在印度、秘鲁、南非、中国、哥斯达黎加等地志愿者的机会。

当你进入一个圈子后，类似于吸引力法则，很多你希望获得的信息便不断地从天而降了。

参加完 TED*1KG 的志愿活动后，我结识了一群对公益有着同样热情的朋友，保持联系并互通着有无。一个月后，一位大姐姐告诉了在爱聚网上有人发布出招募寒假去马来西亚有机稻米农场义工的消息，怀着一颗兴奋的心，我立即发出简历和志愿说明，最后农场主确认后，我们一行五位志愿者便在寒假暴走吉隆坡和槟城，义工柔佛州居銮镇。

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期间，由于马来西亚雨季，柔佛州发洪水，农场被淹几日，我们暂时搬到了居銮镇上的农场主家里。不经意遇到了当地从日本回来的 Cafe 店的老板娘 Bevy，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的店里做义工，带我们看电影上灵修会，和我们聊天。

回国后，利用大四下学期的闲暇时间，我又通过广州中山大学红丝带协会和朋友公益去到了广州市八院探访艾滋病人，和他们聊天，持续了一个月。不断地义工中，感触最深的还是尊重与理解。亲身去接触交流，更多地了解了社会问题，太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同情，而是一点点的理解和尊重。理解这个社会存在一些和你不一样的人，因为很多时候，你甚至不能体会，光是站在人群之中，他们要战胜多少怯懦，鼓起多大的勇气。那些让他们恐惧的眼神，言语，行为，无一例外的来自于其他人，比如你，比如我，比如他。

当大多数学生准备申请出国，国内考研或者找工作的时候，我便磨刀霍霍向东南亚的义工组织，申请规划自己剩下的套餐了。首先利用 Volunteer Work、Gap Year 和国名的关键词组合进行 GOOGLE 查找资料，然后按照对方组织的要求递出申请。一般来说，东南亚国家部分义工组织免费提供食宿，部分组织会收取 1000-3000 人民币/月的费用，含食宿，部分组织虽不收取费用，但食宿问题需要你自己解决。申请难度和要求也不尽相同。一般是免费提供食宿的机构竞争激烈，申请难度相对较大，申请材料也较为繁琐。比如泰国的雷神父基金会，申请就需要两封推荐信，一封个人申请陈述，一份简历，一段英语口语录音，最后材料审核通过后，还会有电话面试。或如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特蕾莎修女之家的义工，则不需要申请，只需落地后每周一、三或五再前往修女之家登记注册。有的如尼泊尔的未来儿童之村，越南的 SJ Vietnam，需要提前两至三个月联系，通过邮件发送一封英文的申请说明信，简单地介绍自





己，若是时间允许，项目合适，对方机构接收的概率一般较大。而从义工工作时间来看，最低时间是从有机农场的 10 天到大型组织的 6 个月不等的。

最后，剩下的 2/3 间隔年“生老病死残”的主题套餐便出炉了：8 月初火车进藏，住在当地人家里，再神山脚下的志愿者之家义工，9 月在尼泊尔的儿童之家做 20 天左右的义工，，接着是印度 1 个月的垂死之家临终关怀，以老人和残疾人为对象进行服务。接下来是在泰国为期六个月的 Fr. Ray Foundation（雷神父基金会）日托中心、收容中心、外展队、儿童之家和盲校服务，对方提供六个月的免费食宿，一同工作的 25 个义工大都来自欧美国家。最后是越南的 SJ Vietnam 机构，目前是在河内一所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做义工，homestay（家庭寄宿）形式，每月 2000RMB 包食宿。由于雷神父基金会提供半年食宿，所以一年的总预算大概在 1 万以内。

在查阅资料中，我也挖掘出不少国内适合间隔年套餐的义工组织：可先从多背一公斤开始，登陆网站后，可按照地图索引，自己选择学校暑假或者寒假探访，亦可在“活动”栏目不定期找到合适自己的义工项目。或者选择寒暑假厦门、丽江、青海湖等地的青年旅社义工，打工换食宿，融入一地的生活，和不同文化背景人交流中开阔视野，可关注豆瓣“走走走，去做青旅实习生”小组。热爱骑行的也可关注齐天下游学网站，在国内也可踩单车+环保低碳玩转间隔年。中国志愿者社区论坛则是全国性的义工项目不定期汇总发布点，短期长期，支教类，艾滋病类，环保类，残障类，儿童类不定期都有义工项目招募。纯民间 NGO 组织好友营，登陆其网站也可查询到寒暑假的支教活动，现主要在四川省木里县和湖南宁远开展支教活动，多为长期（一学期），也可以特别申请短期支教，提供支教老师吃住费用（300 元/位），其它生活及交通费用自理。区域性的如“家”，地处广州，志愿者活动是在一至两个星期（一般选择在春季/夏季长假，劳动/国庆节，周末）内，20-30 名志愿者在同一个营地（汉森病康复村，山区学校等）同吃同住。

东南亚国家的义工组织，如泰国清迈的 Starfish Home，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以儿童为主的公益机构，它的义工要求：20 岁以上，3 个月最低 6 个月优先考虑，提供食宿外加 130 美刀补贴，教英语辅导功课各种活动等，英语专业最佳；或是泰国清迈 Phrao 有机农场，小型综合果园，工作时长最低 2 个星期，6 小时/天，提供食宿；再或是泰国廊开 Isara Charity Foundation，英语能力佳者可选择教英语，时长 2-12 星期不等，提供食宿。



总体来看，国外的一些间隔年项目还是良莠不齐的，有的收费较为昂贵，带有一定盈利性质，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有所顾虑。

大学毕业之际，大拇指若代表出国留学深造，食指代表自食其力，工作独立，中指最长，代表国内考研，路漫漫其修远兮，无名指或代表自主创业，默默无闻。那么，小拇指，短小且少有人问津，但它同样也是一条路，少有人走的一条路，它是间隔年，也是我的义工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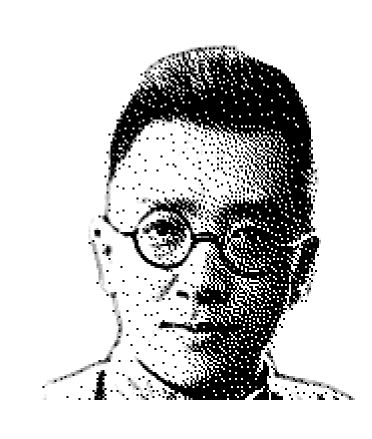



（安芯，暨南大学毕业生，间隔年实行者。原文链接：
http://site.douban.com/widget/notes/3043546/note/179944171/）

# 【史】

## 8-8 胡适 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简单说来，只有一句话：“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日子过的真快，匆匆又是一年了！

当去年的今日，我们心里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国讲演教育哲学；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而输人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这是我们去年今日的希望。不料时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一年以来，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平静的；整整的一年光阴就在风潮扰攘里过去了。

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的自动的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二件；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的贡献。

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代人，（学生时代之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求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

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现在有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如果社会国家的行为没有受学生干涉纠正的必要，如果学生能享受安心求学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强烈的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责，他们又何必甘心抛了宝贵的光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种学生运动呢？

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要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不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因为是不得已，故他的发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的办法，却不可翻存在的。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况且中国眼前的学生运动更是不经济。何以放呢？试看自汉末以来学生运动，试看俄国德国印度朝鲜的学生运动，那有一种用罢课作武器的？即如去年的五四与六三，这两次的成绩可是单靠罢课作武器的吗？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

罢课于旁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这是人人共知的。但我们看来，用罢课作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损失：

（一）养成依赖群众的恶心理，现在的学生很像忘了个人自己有许多事可做，他们很像以为不全体罢课便无事可做。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依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二）养成逃学的恶习惯，现在罢课的学生，究竟有几个人出来认真做事？其余无数的学生，既不办事，又不自修，究竟为了什么事罢课？从前还可说是“激于义愤”的表示，大家都认作一种最重大的武器，不得已而用之。久而久之，学生竟把罢课的事看作平常的事。我们要知道，多数学生把罢课看作很平常的事，这便是逃学习惯已养成的证据。

（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无意识的行为，就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要做的行为。现在不但学生把罢课看做很平常的事，社会也把学生罢课看做很平常的事，一件很重大的事，变成了很平常的事，还有什么功效灵验呢？既然明知没有灵验功效，却偏要去做；一处无意识的做了，别处也无意识的盲从，这种心理的养成，实在是眼前和将来最可悲观的现象。

以上说的是我们对于现在学生运动的观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简单说来，只有一句话："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这种学生活动有三个重要部分：（1）学问的生活，（2）团体的生活，（3）社会服务的生活。

第一、学问的生活

这一年以来，最可使人乐观的一种好现象，就是许多学生于知识学问的兴趣渐渐增加了。新出的出版物的销数增加，可以估量求知识的兴趣增加。我们希望现在的学生充分发展这点新发生的兴趣，注重学问的生活。要知道社会国家的大问题，决不是没有学问的人能解决的。我们说的"学问的生活"并不限于从前的背书抄讲义的生活。我们希望学生——无论中学大学——都能注重下列的几项细目：

（1 ）注重外国文，现在中文的出版物实在不够满足我们求知的欲望。求新知识的门径在于外国文。每个学生至少须要能用一种外国语看书。学外国语须要经过查生字，记生字的第一难关。千万不要怕难。若是学堂里的外国文教员确是不好，千万不要让他敷衍你们，不妨赶他跑。

（2 ）注重观察事实与调查事实，这是科学训练的第一步。要求学校里用实验来教授科学。自己去采集标本，自去观察调查。观察调查须要有个目的，——例如本地的人口、风俗、出产、植物、鸦片烟馆等项的调查——还要注重团体的互助，分工合作，做成有系统的报告。现在的学生天天谈"二十一条"，究竟二十一条是什么东西，有几个人说得出吗？天天谈"高徐济顺"，究竟有几个人指得出这条路在什么地方吗？这种不注重事实的习惯，是不可不打破的。打破这种习惯的惟一法子，就是养成观察调查的习惯。

（3 ）建设地促进学校的改良，现在的学校课程和教员一定有许多不能满足学生求学的欲望的。我们学生不要专做破坏的攻击，须要用建设的精神，促进学校的改良。与其提倡考试的

废止，不如提倡考试的改良；如其攻击校长不多买博物标本，不如提倡学生自己采集标本。这种建设促进，比教育部和教育厅的命令功效大得多咧。

（4 ）注重自修，灌进去的知识学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真正可靠的学问都是从自修得来的。自修的能力是求学问的惟一条件。不养成自修的能力，决不能求学问。自修应注重的事是：（一）看书的能力，（二）要求学校购备参考书报，如大字典、词典、重要的大部书之类，（三）结合同学多买书报，交换阅看，（四）要求教员指导自修的门径和自修的方法。

第二、团体的生活

五四运动以来，总算增加了许多的学生的团体生活的经验。但是现在的学生团体有两大缺点：（一）是内容太偏枯了，（二）是组织大不完备了。内容偏枯的补救，应注意各方面的“俱分并进”。

（1）学术的团体生活，如学术研究会或讲演会之类。应该注重自动的调查、报告、试验、讲演。

（2 ）体育的团体生活，如足球、运动会、童子军、野外幕居、假期旅行等等。

（3 ）游艺的团体生活，如音乐、图书、戏剧等等。

（4 ）社交的团体生活，如同学茶话会、家人恳亲会、师生恳亲会、同乡会等等。

（5 ）组织的团体生活，如本校学生会、自治会、各校联合会、学生联合总会之类。

要补救组织不完备，应注重世界通行的议会法规（Pariamenop Law）的重要条件。简单的说来，至少须有下列的几个条件：

（1 ）法定开会人数。这是防弊的要件。

（2 ）动议的手续。与修正议案的手续。这是会议法规里最繁难又最重要的一项。

（3 ）发言的顺序。这是维持秩序的要件。

（4 ）表决的方法。（一）须规定某种议案必须全体几分之几的可决，某种必须到会人数几分之几的可决，某种仅须过半数的可决。（二）须规定某种重要议案必须用无记名投票，某种必须用有记名投票，某种可用举手的表决。





（5）凡是代表制的联合会，——无论校内校外——皆须有复决制（referendum）。遇重大的案件，代表会议议决案必须再经过会员的总投票，总会的议决案，必须再经过各分会的复决。

（6）议案提出后，应有规定的讨论时间，并须限制每人发言的时间与次数。

现在许多学生会的章程只注重职员的分配，却不等重这些最紧要的条件，这是学生团体失败的一个大原因。

此外还须注意团体生活最不可少的两种精神：（1）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2）人人要负责任，天下有许多事都是不肯负责任的“好人”弄坏的。好人坐在家里叹气，坏人在议场做戏，天下事所以败坏了。不肯出头负责任的人，便是团体的罪人，便不配做民治国家的国民。民治主义的第二个条件是人人要负责任，要尊重自己的主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

第三、社会服务的生活

学生运动是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利害发生兴趣的表示，所以各处都有平民夜学，平民讲演的发起。我们希望今后的学生继续推广这种社会服务的事业。这种事业，一来是救国的根本办法，二来是学生的现力做得到的，三来可以发展学生自己的学问与才干，四来可以训练学生待人接物的经验。我们希望学生注意以下几点：

（1）平民夜校。注重本地的需要，介绍卫生的常识，职业的常识，和公民的常识。

（2）通俗讲演。现在那些“同胞快醒，国要亡了”，“杀卖国贼”，“爱国是人生的义务”等等空话的讲演，是不能持久的，说了两三遍就没有用了。我们希望学生注重科学常识的讲演。改良风俗的讲演。破除迷信的讲演。譬如你今天演说 “下雨”，你不能不先研究雨是怎样来的，何以从天上下来；听的人也可以因此知道雨不是龙王菩萨洒下来的，也可以知道雨不是道士和尚求得下来的。又如你明天演说“种田何以须用石灰作肥料”，你就不能不研究石灰的化学性，听的人也可以因此知道肥料的道理。这种讲演，不但于人有益，于自己也极有益。



（3）破除迷信的事业。我们希望学生不但用科学的道理来解释本地的种种迷信，并且还要实行破除迷信的事业。如求神合婚、求仙言、放焰口、风水等等迷信，都该破除。学生不来破除迷信，迷信是永远不会破除的。

（4）改良风俗的事业。我们希望学生用力去做改良风俗的事业。譬如女子缠足的，现在各处多有。学生应该组织天足会，相戒不娶小脚的女子。不能解放你的姊妹的小脚，他就不配谈“女子解放”。又如鸦片烟与吗啡，现在各处仍旧很销行，学生应该组织调查队，侦探队，或报告官府，或自动的捣毁烟间与吗啡店。你不能干涉你村上的鸦片吗啡，你也不配干预国家的大事。

以上说的是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学生运动已发生了，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决不能压下去的；也决不可把它压下去的。我们对于办教育的人的忠告是：“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动。”

学生运动现在四面都受攻击，五四的后援也没有了，六三的后援也没有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忠告是：“单靠用罢课作武装是下下策，可一而再再而三的么？学生运动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荣誉，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

我们讲的话，是很直率，但这都是我们的老实话。

（原载 1920 年 5 月 4 日《晨报副刊》，又载于 1920 年 5 月《新教育》第 2 卷第 5 期）

（胡适，学者、诗人、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蒋梦麟，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两人都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5653）



# 【洞见专栏】

## 汪吕杰：“青年病”背后的“社会病”



**“他们所表达的完美人格与官方的宣传和设想存在着偏差——他们并不相信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奉献，而只是相信人性的友爱。但现实的各种世俗压力让他们不能不选择收敛自己的善良，向着冷酷的现实展现自己的刚强。”**

正如陈独秀在九十六年前创办《青年杂志》时所期望的，青年人是改变社会的一支力量。他们有热情，也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将这份热情付诸实践。与其说世界“归根结底是青年人的”，不如说它理应就是青年人的，他们应该中流击水，挥斥方遒。

可现实却是残酷的、令人失望的。正如普通人所见：无数的年轻人每日为生计奔波，为了一个立足之地卑躬屈膝，还有极少数依靠着父辈的权势，挥霍着金钱，也在浪费着青春。青年人的生活状态折射出整个中国的状态，中外学者们对中国青年有着极大的研究兴趣：如果中国的青年人们没能具备他们本应拥有的活力，那是为什么呢？

**虚拟与现实的分离**

刘凤书（音译，Fengshu Liu）在《中国的都市青年》一书中给我们描述了一幅令人失望的场景——现在的年轻人常常被指责沉迷于网络和游戏之中不能自拔，本书作者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实。和作者所在的挪威奥斯陆的青年受访者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只是将网络视作娱乐工具。这一现象的背后，是青年人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鲜明分离。

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是物质的、现实的，有世界眼光，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既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为此承受巨大的物质压力。无论是高企的房价，还是快速提升的通货膨胀率，都让已经步入社会，或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缺乏必要的安全感。



而互联网，作为一个相对虚拟的世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逃离现实世界，展示自我，释放压力，寻找快乐的机会。他们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倾泻到网络之中，以此逃避冷酷的事实。同时因为网络的虚拟，他们得以有机会展现一种他们期望中的“完美”人格，比如说爱国和友善。但他们所表达的完美人格却与官方的宣传和设想存在着偏差——他们并不相信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奉献，而只是相信人性的友爱。但现实的各种世俗压力让他们不能不选择收敛自己的善良，向着冷酷的现实展现自己的刚强。

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统一分配工作、住房等机制的消失，每个人失去了以往来自组织的庇护，只能以个人的身份被卷入社会的巨大改革中，风险，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就随之而来，而青年人能够通过网络的社区一定程度上重获这种组织感。

总体上来说，青年人沉迷于网络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实中的自我和期待中的自我的差异，这种身份认同的困难让他们选择去一个虚拟的世界释放压力，保护自己。

**城乡差距导致身份认同危机**

正如《中国的都市青年》一书的书名所显示的，刘凤书的研究主要针对都市青年，虽然他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全体中国青年共有，但当学者们将目光投向广大的农村地区时，他们发现：对于身为农民后代的青年而言，生活的核心问题确是城乡差距所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

翻开哈佛大学当代中国系列研究第 16 期会看到，差距、不平等、偏见、歧视等触目惊心的名词依次成为文章的主题。在其中一篇关于农民工的文章中，瑞典隆德大学格拓娜博士（Dr. Adrianne Gaetano）指出：即使掌握了相关的技能，进城务工的农民，尤其是女性，也会因为户籍制度和性别差异而经常处于劣势。

受访的一对在北京务工的姐妹表示，她们的双重身份——女性，农民工——使得她们在北京始终处于第二等的地位。户籍制度事实已将中国的公民区分了三六九等。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即使她们极其努力工作，她们的生活也长期处于贫穷之中，而更多的女农民工因为性别歧视和额外的婚姻压力只得重回农村的艰难生活。

不过，她们的乐观却让作者印象深刻。她们说：在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她们的生计能力比别人强。”这种朴素而顽强的态度正是亿万农民工的真实写照，更是来自农村的广大青年的人生态度。

**道德教育与“模范公民”**

青年人的种种缺陷，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教育和社会的因素。我们在思考青年人犯了什么错的时候，更应该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谈到教育，“80 后”、“90 后”的青年人无疑是较为幸运的——正如李荣安教授和何志恒博士在“中国道德教育的理念政治的变迁”一文所指出的，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摆脱直接的政治宣传工具的形象。在 1993 年之前，思想教育仍然只是强调基于爱国心的社会主义，学生的道德准则，以及学生的自尊，自立，自强。而在 1993 年之后，思想教育转向输送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强调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化的眼界也同时被强调，这种面向世界的教育事实上为中国日后融入世界提供了智力上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努力融入世界的态度，取代了以往那种对西方世界，尤其是“帝国主义霸权”的敌视。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教育日益褪去政治色彩，但其根基仍然深植于爱国主义之中。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在 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达到高潮。针对中国积极申办奥运会的原因，香港大学的罗永华博士分析说，这既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遭受了太多的羞辱，也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执政能力非常满意。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奥运会的举办，一方面推动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奥运会的密集宣传，达到塑造新型公民的目的。这种新型公民需要是自律的，具有奉献精神和主人翁态度，更要是以国家为第一的。因为掌握了中国社会绝大多数资源，政府的这种宣传是极其有效的，甚至于一位九年级学生都对文章作者真诚地表示：要做好主人，在外国人面前不给中国人丢脸。

这种主人翁精神在有关“志愿者”的宣传中被发挥到极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钟白雷博士（Dr Gladys Pak Lei Chong）旗帜鲜明地指出，“志愿者”这一概念的宣传更大程度上是中

国政府的治国策略，政府希望借此塑造出大量的“模范公民”：默默奉献，不计回报，甚至于协助政府保持社会稳定。这既是“为人民服务”的普遍化，也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延续。显著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非政府性的志愿者组织原则，中国自 08 年之后，大量志愿者被政府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参与到相关重大活动中。按照钟博士的分析，中国政府更多的依赖对“国家荣誉”和“民族自尊”的宣扬，将志愿者凝聚在一起。

在官方的宣传中，志愿者就是中国新一代青年的代表。但是若从民间的维度来看，今日中国的“新青年”一定有着更丰富、更多元的样貌。

参考资料：

1.Wing On Lee & Chi Hang Ho, “Ideopolitical shifts and changes in moral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 34, No. 4, December 2005, pp. 413 - 431.

2.Wing - Wah Law, “The State,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vents in a Global Age: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54, No. 3 (August 2010), pp. 343-367.

3.Gladys Pak Lei Chong, “Volunteers as the 'new' model citizens: Governing citizens through soft power”, China Information, 2011, 25.

4.Fengshu Liu, Uban Youth in China: Modernity, the Internet and the Self,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5.Arianne Gaetano, “Gender and Citizenship Inequality: The Story of Two Migrant Women”,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Martin King Why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65-286.

# 【FMN 一周新闻综述】

**本周中国校车事件**

11 月 26 日辽宁凤城再发生一起校车事故，因雪天路滑导致翻车，事故造成 35 名孩子受伤，而官方否认超载。中国连发的校车事故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温家宝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在一个月出台校车安全条例。

新闻：http://fmn.cc/rUGaHQ

http://fmn.cc/sMnmlM

11 月 29 日下午 3：30 左右，河南濮阳县一幼儿园校车因雪天路滑与大货车相撞，当时校车上载有幼儿园学生 15 人，监护老师 1 人，事故造成重伤 4 人，轻微伤 6 人。

新闻：http://fmn.cc/uJrppl

近来的校车安全着实成为焦点，去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议规范校车，得到教育部回复却是配校车要花 4500 亿费用太大。而且相关条例的出台需要 10 多个部委的配合，因此至今仍未有措施规范校车。

新闻：http://fmn.cc/tMct7l

中国外交部向马其顿援助校车一事引发争议。当日有网友致电生产商求证，客服回应校车“是政府援助，不是宇通公司捐助”。28 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向马其顿捐助校车只是在履行国际义务；在另一场活动中，该部领事司司长称，中国外交政策“赢得朋友满天下”。

新闻：http://fmn.cc/w0TYP4

http://fmn.cc/rUQIuQ

http://fmn.cc/udhH50

外交部不仅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捐赠校车一事，还在新浪微博上连发 4 条微博解释该事件。

新闻：http://cn.fmnnow.com/?p=1188



**艾未未及发课公司税案**

代表国民党参加 2012 年台湾大选的马英九 11 月 25 日到台北市立美术馆看艾未未的艺术展览，之后发表感想称两岸的距离同双方对人权保障的看法有关。

新闻：http://fmn.cc/tp47aR

发课公司法人代表路青 11 月 29 日下午被警方带走，直到下午五点路青才返回，她称对方给她做了一份询问笔录，但她的身份变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以前的证人，公安告诉她近期尽量不要离开北京。

新闻：http://cn.fmnnow.com/?p=1175

11 月 30 日传来消息， 11 月 29 日下午，发课公司税案代理律师浦志强、夏霖所在的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遭北京丰台刑警查抄，公司所有财务账簿被复印带走。随后浦志强通过电话证实这一说法。

新闻：http://cn.fmnnow.com/?p=1206

**本周重大疫情**

本周甘肃徽县境内的“甘肃宝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人陆续出现血镉异常现象。至 11 月 18 日，已有 266 人出现超标症状，其中 71 人住院治疗。据悉造成事件的原因为防护措施落实不到位。

新闻：http://fmn.cc/rVPT9U

http://fmn.cc/s0gmap

杭州市卫生局 11 月 24 日晚证实，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有 16 名在校学生被确诊聚集性感染肺结核。这 16 名学生都已经被隔离和接受治疗，介绍称 17 岁—20 岁的学生是此病高发人群。

新闻：http://fmn.cc/ruQXFW

疑因针头重复多次使用导致两省爆发丙肝疫情，目前河南已有 104 人丙肝抗体呈阳性，安徽涡阳县初筛检测丙肝病毒抗体阳性人数已升至 76 人，绝大多数为 10 岁以下儿童。

新闻：http://fmn.cc/shjG0t

http://fmn.cc/uc3yJb

**本周政策调整**

网络上流传已久的电视剧限广告的消息在 11 月 28 日坐实，广电总局正式下发通知，要求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每集电视剧中间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有不少人士则表示，此举可能导致植入广告的增加。

新闻：http://fmn.cc/v3FWpc

北京市今年定的目标是 2011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为 7%，但初步核算后只有百分之六点多，于是有关部门授意国企将年终奖提前发放，力保该市居民收入增 7%的目标。

新闻：http://fmn.cc/uRgXy5

11 月 30 日国家发改委宣布上调销售电价至全国平均每千瓦时 3 分钱，上网电价对煤电企业涨至(每千瓦时)2 分 6，并一起推出了居民阶梯电价指导意见。吉林省 30 日也决定从 12 月 1 日零时起该省的 93 号汽油上调 0.12 元，97 号上涨 0.18 元。

新闻：http://fmn.cc/vvjPCN

http://fmn.cc/uebbiE

中国人民银行 11 月 30 日通知，从 2011 年 12 月 5 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这是三年来的首次下调，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存准率将由 21.5%的历史高位回落至 21%，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准率则降至 17.5%。将释放 3690.5 亿元资金。

新闻：http://fmn.cc/siczwa



**其他重点新闻**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讲话称到 2020 年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并且“确保到 2020 年全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当日中国还将贫困线上调至 2300 元，使得贫困人口增加至 1.28 亿人。

新闻：http://fmn.cc/sgaIDP

http://fmn.cc/tZouW8

因为广东省近来负面新闻不断，省委书记汪洋称“媒体应该反省自身长期以来扮演的角色”，并要求“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媒体不要肆意放大社会的阴暗面”。

新闻：http://fmn.cc/vuuUIs

11 月 26 日是“袭警案”的杨佳被执行死刑的三周年纪念日，当日网友自发发帖纪念他，而杨佳的母亲王静梅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当年正当的申诉渠道可以走通，杨佳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新闻：http://fmn.cc/vrRhLV

11 月 30 日凌晨 4 时香港旺角花园街的大火直到中午才被扑灭，并造成 9 人死亡 30 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警方开通电话热线供市民查询死伤者资料。且警方认为起火原因可疑，不排除纵火。

新闻：http://fmn.cc/vkY8Td

http://fmn.cc/s7TGv3

12 月 1 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据联合国的评估，中国存活艾滋感染者和病人约 78 万，目前仍有约 56%的感染者尚不知情。中国局部地区和特定人群艾滋病发病率较高，经性途径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

新闻：http://fmn.cc/svxRkc

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中国华西村今年建村 50 周年，一系列活动都引起外界的关注和议论。而《南都周刊》刊文指出华西村存在分裂对立的三重世界，村书记吴仁宝的 4 个儿子控制着全村 90%的资金，揭开了华西村光鲜表面下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新闻：http://fmn.cc/vEOBPL

财政部规定广东、上海等四地允许自行发债。但市场更关注中国 10.7 万亿地方债所蕴含的风险上。今明两年将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高峰期，43%的债务将在两年内集中到期，预计达 4.6 万亿元。“如何还钱”将成为明年中国地方政府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新闻：http://fmn.cc/ujaVmz

新疆公安厅宣布 11 月 23 日宣布新疆公安厅所属 8 个支队 3000 名特警整建制调整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据称因为乌鲁木齐“稳定形势依然严峻”，此举为了“充实基层维稳力量”。

新闻：http://fmn.cc/tzpI21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二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cochina）

编辑：姚梧雨童、冯自强

校订：刘垚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王琳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